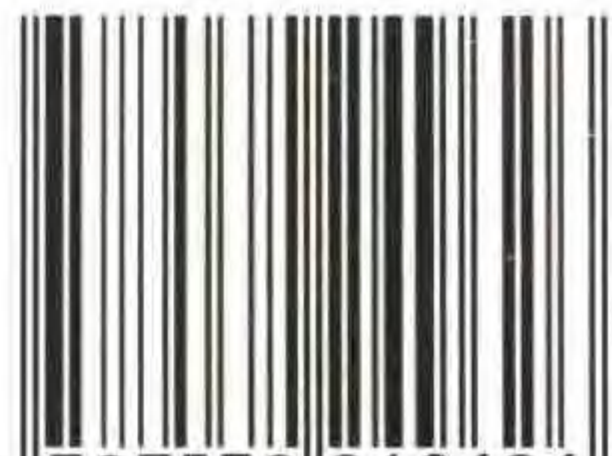


党的女儿





ISBN 7-5322-4962-X



9 787532 249626 >

ISBN 7-5322-4962-X/J·4402

定价：28.00 元

党的女儿

原著 林 杉
改编 沈 桐
绘画 钟惠英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党的女儿 / 林杉原著; 沈桐改编; 钟惠英绘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22-4962-X

I. 党... II. ①林... ②沈... ③钟...

III. 连环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08304号

党的女儿

原 著 林 杉

改 编 沈 桐

绘 画 钟惠英

责任编辑 陆 颖 赵 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75

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-3500

ISBN 7-5322-4962-X/J·4402

定价: 28.00元

前 言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日。漫漫长征纵横驰骋于万水千山之间，四渡赤水，巧渡金沙江，强渡大渡河，飞夺泸定桥，翻越雪山草地，突破腊子口天险……岁月在悄悄逝去，长征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感受和启迪呢？胡锦涛同志指出：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。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，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、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。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。

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这是新中国连环画五十多年来始终奉行的出版主题。为配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，我社特重新出版《党的女儿》。画家绘制出的人物造型，扣人心弦的战斗场景，革命战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，无不深深吸引着我们。革命的熔炉，锤炼出了钢铁般的英雄战士，他们的意志和毅力，他们的信念和精神，像乳汁般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，也指引我们继续走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。

本书列选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。

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红军为了北上抗日，撤离了江西瑞金。在一个夜晚，部队经过辽阔的原野，向北行军。



远处传来了妇女的歌声，战士们都被吸引住了，有的倾听，有的跟着哼唱起来。连长卢明的脸上，也微微露出了笑容。



队伍经过卢明的家乡桃花乡。村街上挤满了群众，是欢迎，也是欢送。在村口拐弯处的土墩上，有一支妇女山歌队。



山歌队里的妇女们一边唱着，一边都想寻找自己的亲人。卢明的爱人李玉梅也站在土墩上，她焦急地注视着每一个红军的脸。



玉梅一眼望见卢明在跟村支书谈话，赶紧带着女儿小妞飞奔过去。卢明抱起女儿来，对妻子说，自己有紧要任务，马上要走，家里的事都已托给村支书了。



卢明和村支书、乡亲们道别后，牵着小妞，和玉梅并肩走了一阵。玉梅问他几时回来，卢明说自己也不知道。



卢明朝妻子看了一眼，停步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洋来，说是留给家用。玉梅不肯要，叫他自己留着作路费，两人推让了一阵，还是玉梅收下了。



8 声明一回头，发现自己的连队已走远了，连忙向妻子说了声「我走了」，就向前跑去。玉梅牵着小姐，目送着队伍消失在黑夜里。



红军撤走后，到腊月，国民党军队侵入了瑞金县，到处烧杀掳掠，县委跟游击队被迫撤到东山。



号「老鼠眼」，命令把他们押到村外的墓地去。那匪军孙主任，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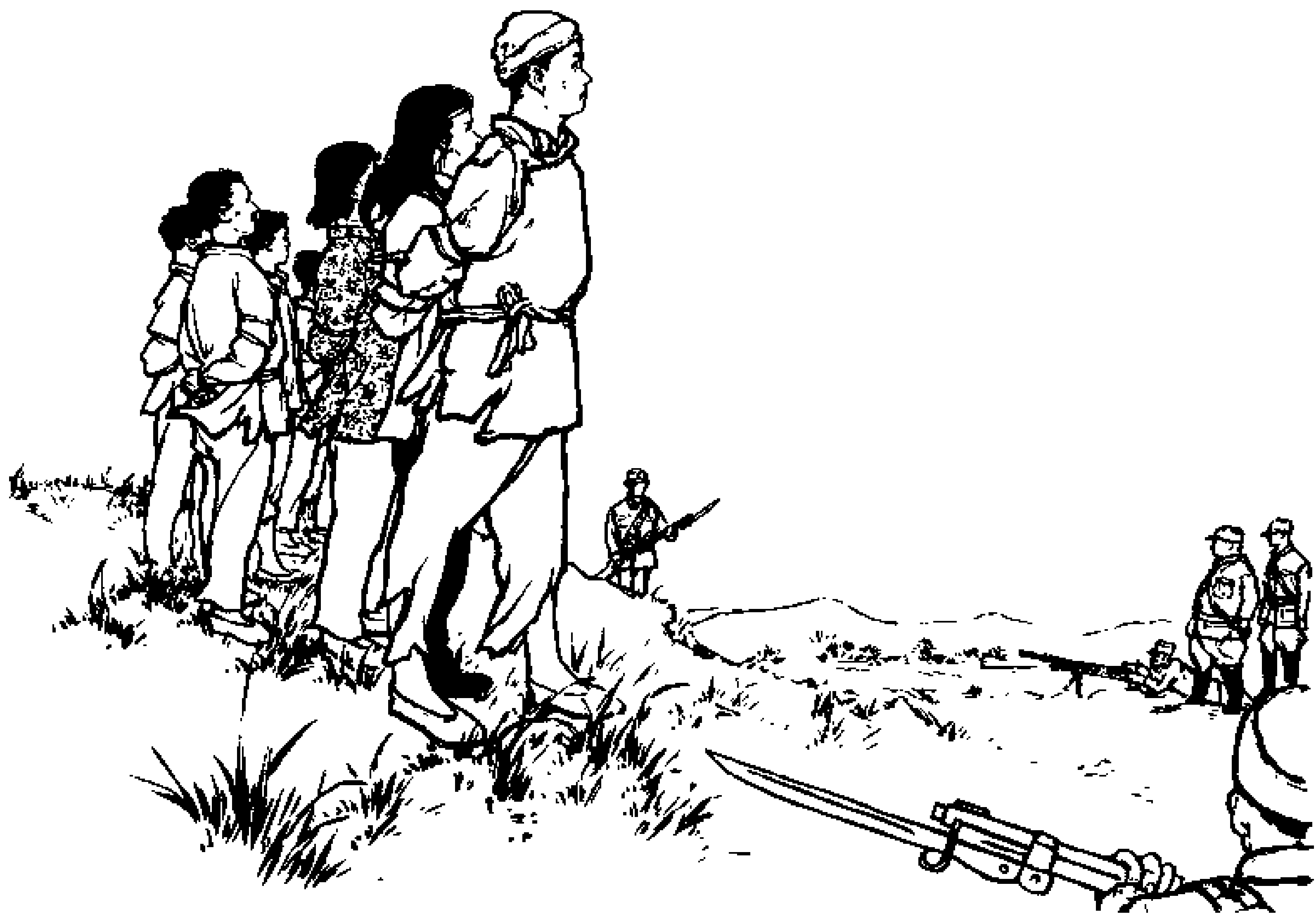
八个被捕者经过一个古坟，那里已有一对被捆绑的男女。玉梅想停下来看看，却被一个敌兵推走了。



「老鼠眼」眨着眼睛，对古坟旁的这对男女问道：「是这八个吗？」那男的点了点头，卑顺地回答：「是的，孙主任！」



八个被捕者在古墓前排成一字形，昂然站着。他们面临了最后的一刻，但是爱党爱人民的心，还像烈火般在胸中燃烧。





14

突然，村支书喊出了：『共产党万岁……』口号声从同志们中间轰雷似的爆发开来。吓得敌人枪手浑身发抖，呆呆地望着『老鼠眼』。

愤怒、激动，使玉梅晕倒了。就在这时候，「老鼠眼」挥了一下手，机枪吐出了火舌。



『老鼠眼』过来检查尸体，他用皮靴重重地踢着每一个躺在血泊里的人。玉梅挨了一下，苏醒过来，她竭力屏住气息，一动不动地躺着。



「『老鼠眼』检查过后，用手帕擦了下嘴脸，走出坟场，跨上马，转身吩咐部下：『通知村里，谁家敢来收尸，就把全村烧光！』」



敌人去了，玉梅慢慢地睁开眼来，她听见一阵轻微而痛苦的呻吟，觉察这是村支书的声音，便挣脱绳索，一边轻轻地喊着『大伯』，一边向前爬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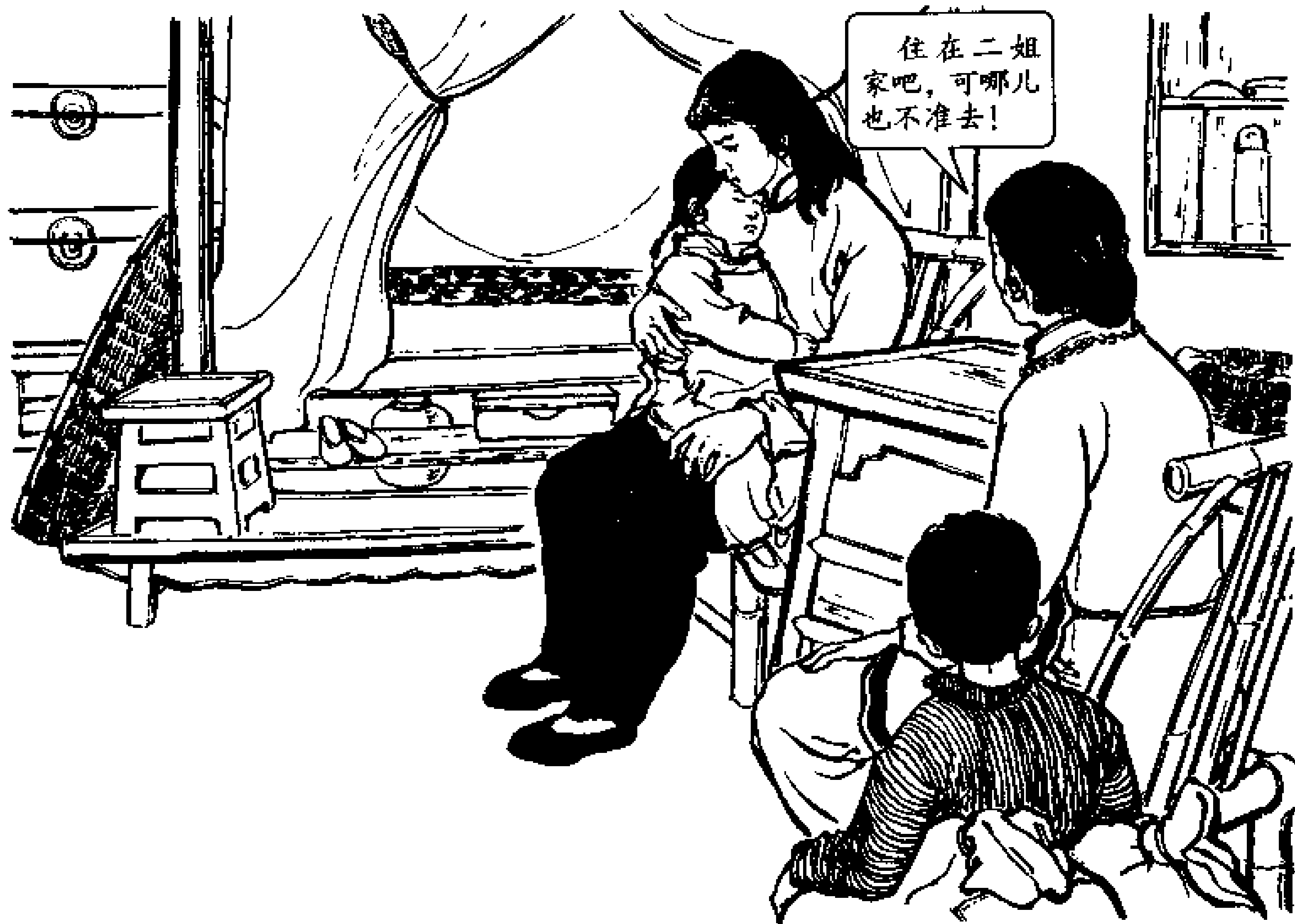
村支书脸色蜡黄，满身血污，他用尽力气，断断续续地向玉梅交代了几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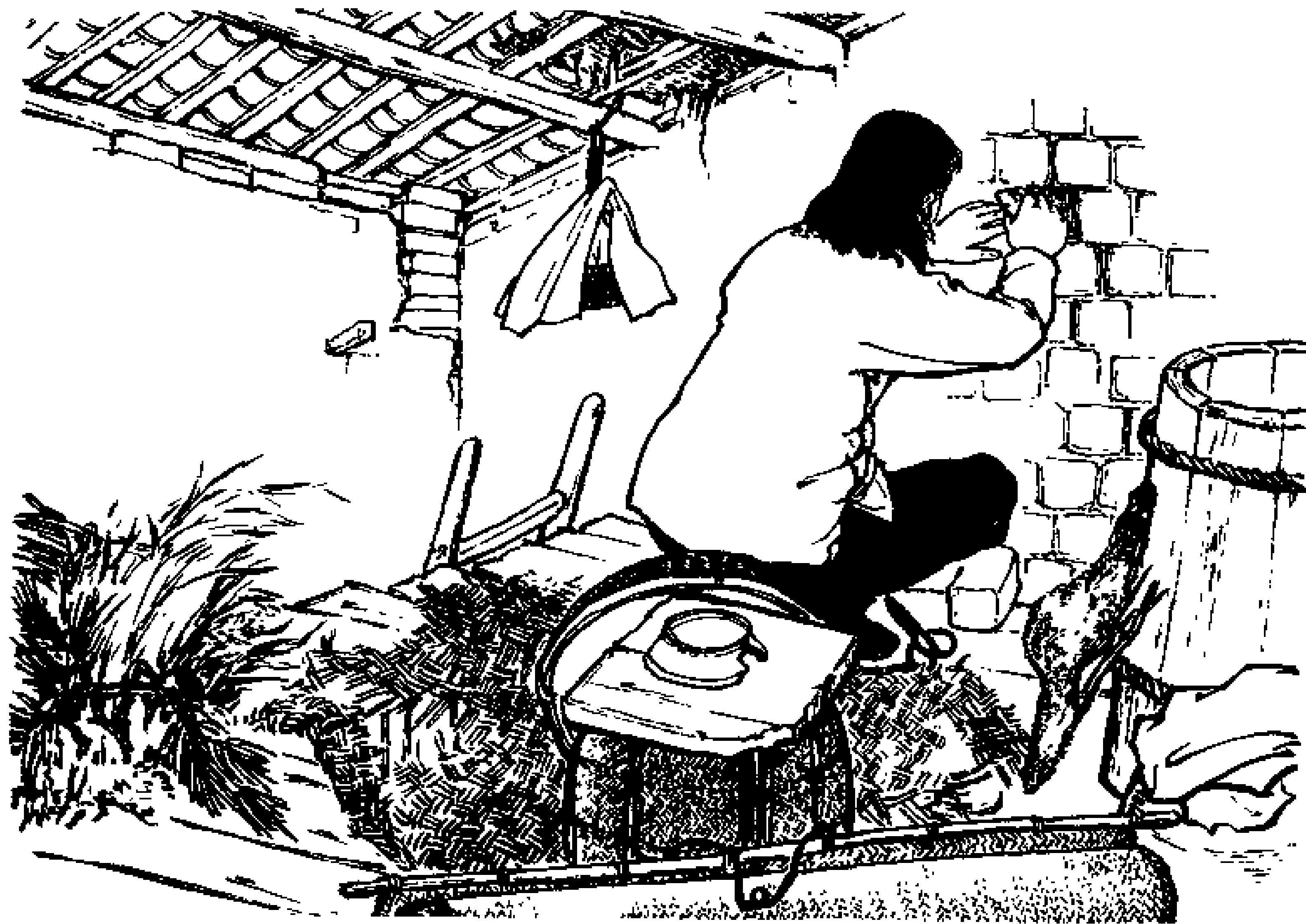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问了几声，没有回答，村支书已经咽气了。玉梅趴在他身边低低哭了一会，然后站在七个烈士面前默默地
地说：「同志们安息吧，我要为你们报仇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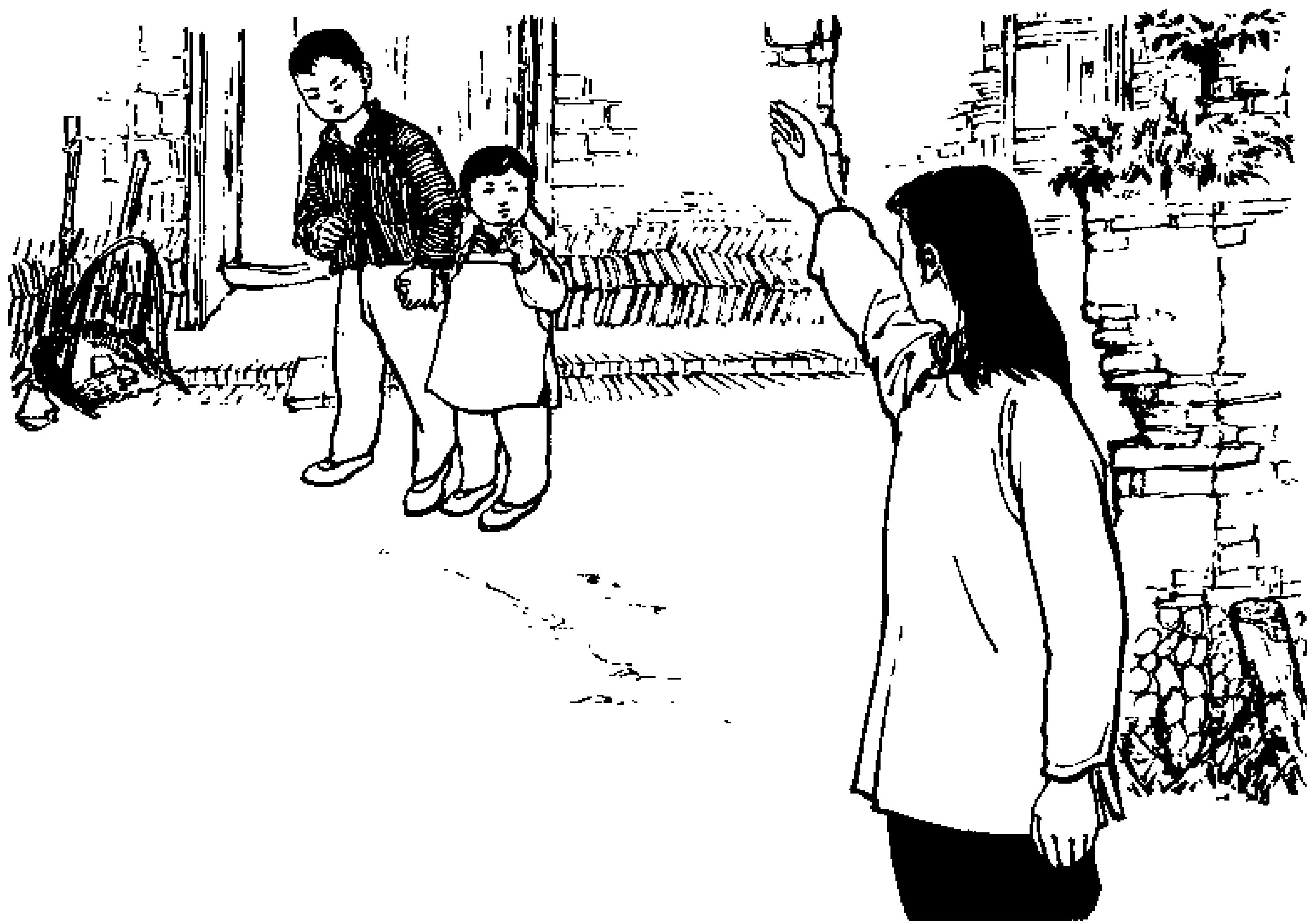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在山里躲了一天，第二天晚上，回家带了小妞，跑到八角坳她二姐家里。八角坳的党员也在昨夜被捕牺牲了。二姐劝玉梅以后别再去冒险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玉梅在二姐家的阁楼上，用剪刀挖掉墙上的一块砖头，她从衣襟里掏出一张党证和那两块银洋，用布包好，藏进墙洞，把砖头重新砌上了。



玉梅走下阁楼，叫二姐的孩子土生带着小妞去玩，自己到武阳镇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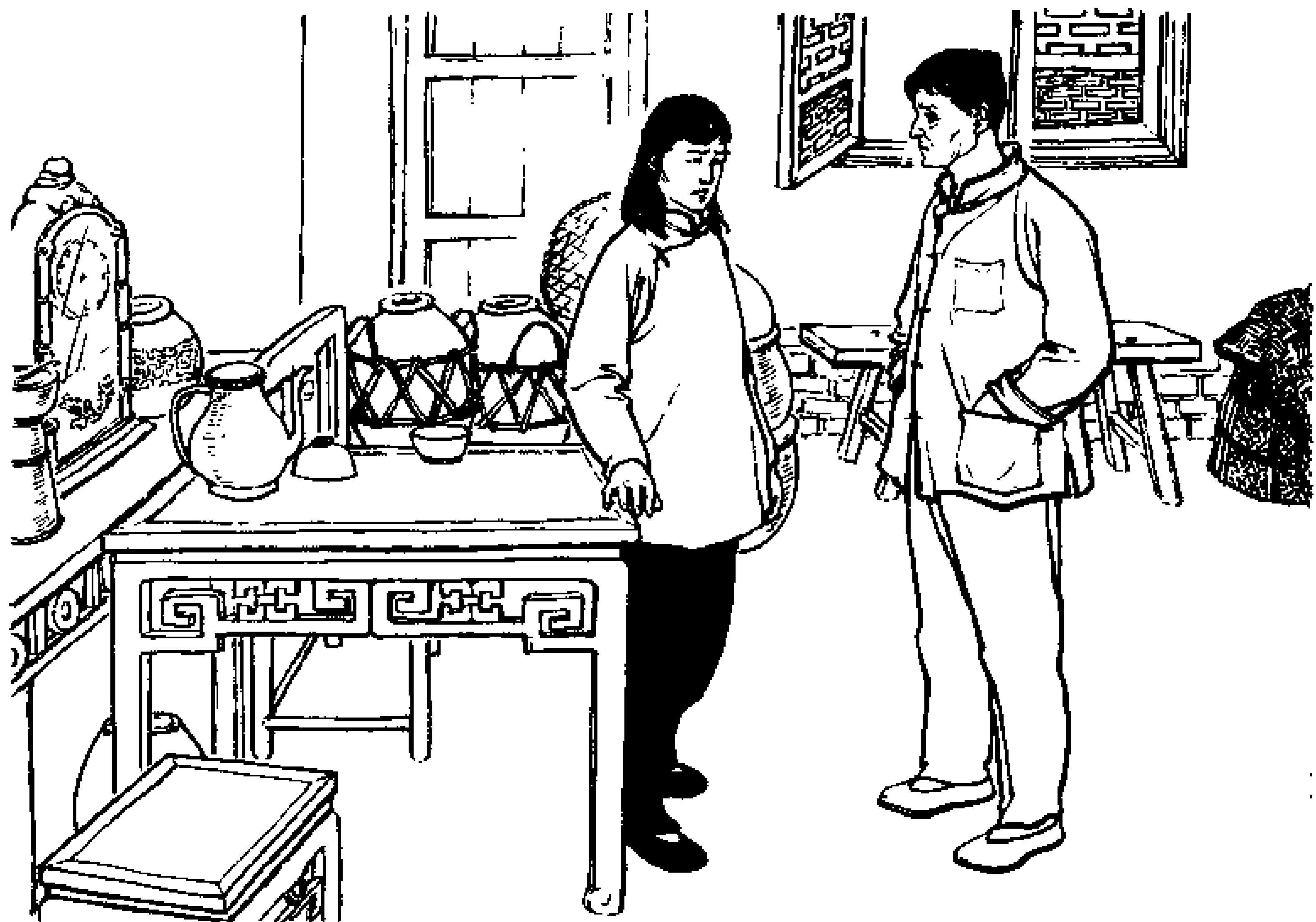
迎面来了个担水的女子，玉梅认得是杨柳庄的党员秀英，低低叫了她一声，秀英却没有理睬，飞快地走了。秀英是敌人搜捕时逃到八角坳她爹家里来的。



玉梅想：难道她动摇了？她不敢逗留，走出八角坳，黄昏时分，到了武阳镇。镇上街面冷落，行人稀少。她走到一家歇业的油铺前，推门进去了。



她在后院找到了区委书记马家辉。马家辉看见她来，显然吃了一惊。玉梅却非常高兴，立刻把党员惨遭屠杀的情况告诉他。



接着，玉梅把村支书说的党内有叛徒的事和早晨看见秀英的情形都谈了。



马家辉想了一会，阴森森地问：『现在秀英住在哪
里？』玉梅还没有回答，突然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冲
进来了。马家辉显得很惊慌，但又来不及推她出去。



玉梅朝那女人细看了一阵，几乎叫出声来，她是马家辉的爱人桂英啊。玉梅立刻奔过去拉住她的手。桂英也叫了声『玉梅』，就扑在她身上哭起来了。



桂英尖声喊道：「玉梅，你快走！他叛变了，我也叛变了！」马家辉一听，脸色顿时灰白，威胁她不许说话。但是桂英不理他，一口气全说出来了。



玉梅听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她气愤得全身发抖。



玉梅一听，立即向门口奔去。马家辉像一头恶狼似的拦住了她，顺手把门插上了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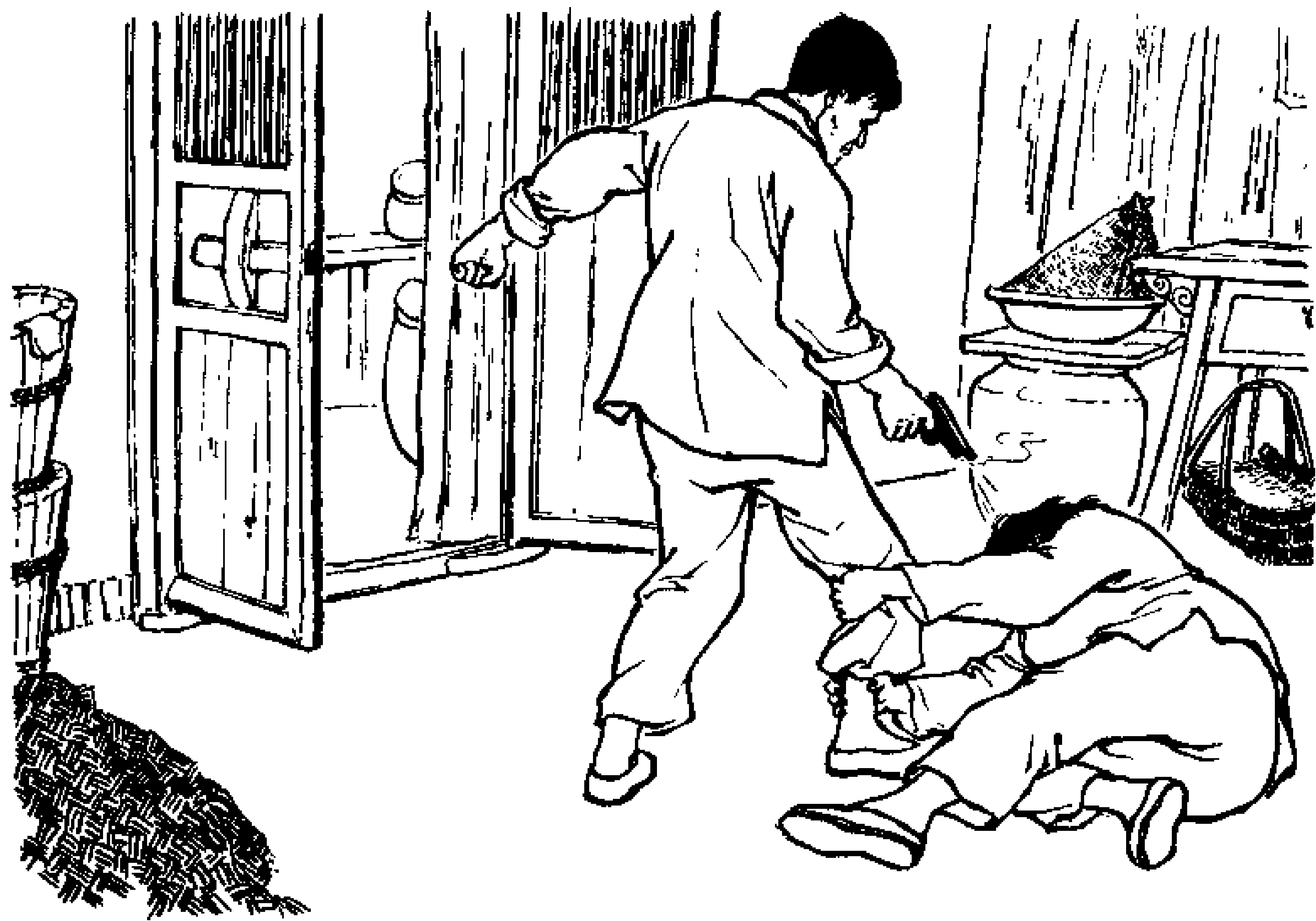
马家辉逼玉梅写一张投降书，玉梅理也不理，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。马家辉红着半边脸说：「好，你不要命了！」



他正要行凶，一直站在屋角里发抖的桂英，突然冲过来抱住了他，玉梅趁这机会拔开门闩，飞奔到外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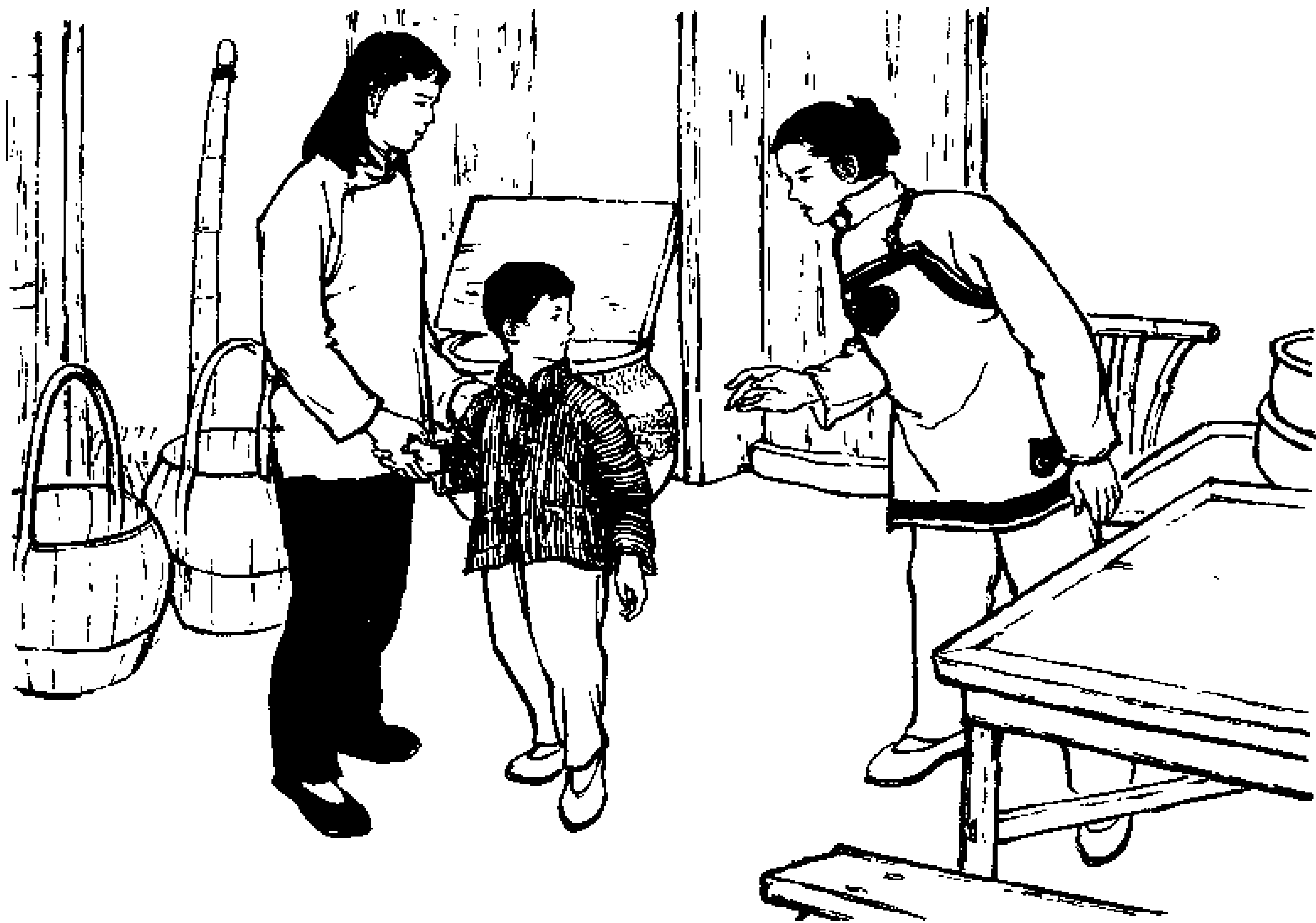
马家辉挣不开，从腰间掏出手枪，向桂英打了一枪。桂英惨叫一声，还是紧紧地抱住他的腿。马家辉又向她太阳穴上打了一枪……桂英终于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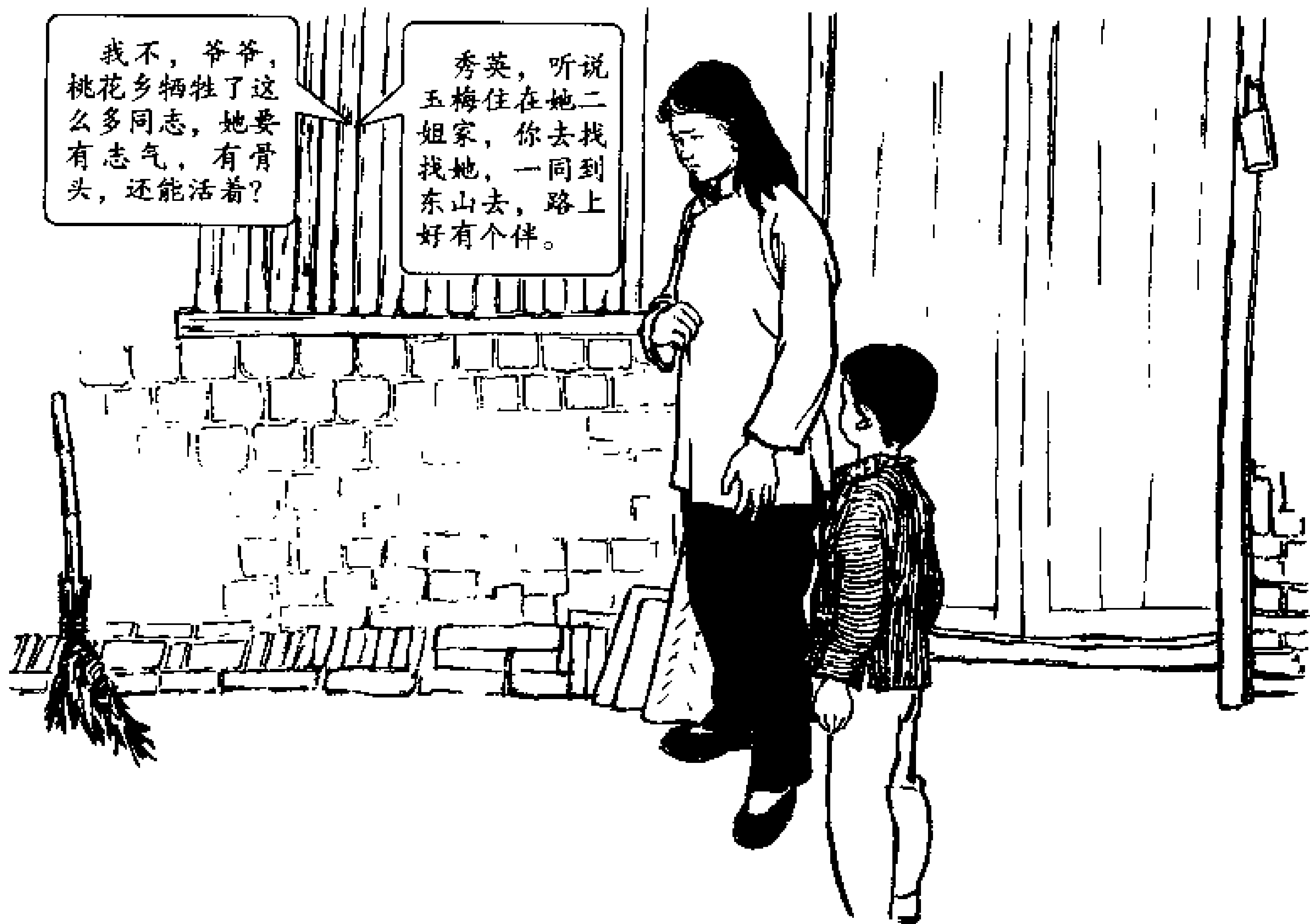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回到二姐家里，二姐担心地问她出了什么事。玉梅强抑制住激动的心情，说：「我实在不能告诉你什么，二姐。」



她懊悔不该把秀英的事说给马家辉听，现在得赶快通知秀英，叫她提高警惕。她请求二姐带她到秀英家去一次。二姐就叫土生陪着她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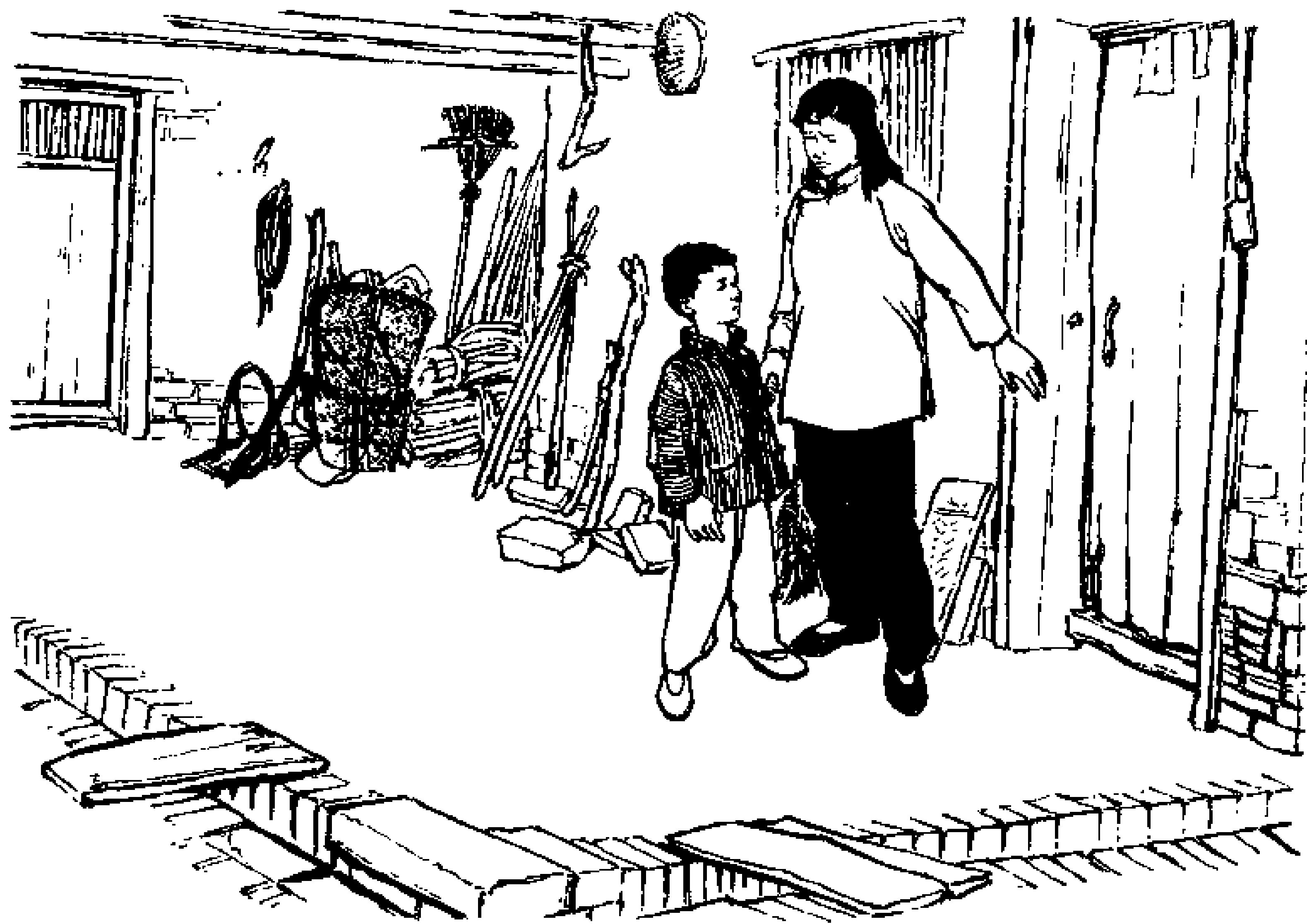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秀英家，听见秀英正在跟她爷爷说话。玉梅听了心里很难过，想马上离开这里，但是她想起为了革命，为了同志，不能这样做，就仍旧轻声喊着秀英。



秀英打开了木窗，一见是玉梅，不肯让她进去。玉梅只好在窗外告诉她，自己无意中将她名字暴露给叛徒了。秀英一听愣住了。



玉梅要求秀英一同到东山去找党。秀英疑惑地望了望她，说自己不想去，随即就「啪」的一声放下了那扇木窗。



玉梅只好回到二姐家里，她打定了主意，一个人去东山找党。



第二天，玉梅要求二姐准备点干粮，让她到东山去找党。二姐一听，脸也吓黄了。



二姐不让走，玉梅发急了，对二姐说：「你胆小，我现在就带着小姐走，省得连累你。」二姐听了才软下来。



那时，敌人看见剪发的妇女，就说她们是共产党，动不动抓去审问。因此，二姐不安地给玉梅装上一个假发髻。



玉梅吃完饭，拿起雨伞、干粮，就向二姐告别。



去东山的路，要经过一个哨棚，那儿驻扎着一个班的敌人，检查来往行人。行人排成了一条歪歪扭扭的行列，等待检查，玉梅也只好排在后边。



不一会，有个中年妇女被敌人从队伍里拉了出来，推到一旁。她的假发髻露出了破绽。



玉梅看见这种情况，心里「扑通扑通」地跳起来，她犹豫了一会，便悄悄地退出队伍，溜走了。



玉梅决定翻山过去。她慢慢地爬上山，看见一个潮湿的山洞，想歇一歇脚再走，就朝山洞走去。



不料洞里已有一个女人坐着，就是秀英。秀英认清进来的的是玉梅，激愤地说：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」



玉梅一见是秀英，心里感到一阵高兴，忙上前拉她的手。秀英却挣脱掉，避了开去。

不要碰我！你手
上有血，我害怕。

秀英！



玉梅忍住痛苦，流着泪把马家辉叛变的事全讲了。秀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各乡各村的党员都在同一夜被捕牺牲，而她却错怪了玉梅。两人重新紧紧握手。



这天晚上，玉梅跟秀英一起睡在山洞里，商议如何去东山寻找魏政委。



第二天，她们一起走出洞，在山路上碰到银树村的陈惠珍。她也是个党员，全家都被敌人杀了，只逃出她一个人。玉梅就约她一同去东山。



话分两头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，来了一个小青年。他是县委交通程步远，这次奉魏政委的命令，去与马家辉联系。



晚上，在一间小屋里，小程把魏政委的指示告诉马家辉，原来约定把盐和粮食送到西山坳，现在决定改送东王庄。马家辉考虑了半天，勉强同意了。



到了约定的那天，魏政委派了一个班到东王庄，去搬运二区供应的粮食。



突然，在对面山头上，马家辉出现了，他穿了国民党军服，和两个连的敌人埋伏在隐蔽的地方。他们看见游击队只来了一个班，感到很失望。



山背后，玉梅和秀英、惠珍正躲在一个小山坳里休息。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，玉梅和秀英都猜说一定是游击队跟白匪军开上火了。



玉梅马上站起来，就对秀英、惠珍说：“快走，如果错过这机会，就再也找不到魏政委和党组织了。”于是三人就朝枪声响处奔过去。



山头上，马家辉盯视着下边，白匪军正疯狂地扫射。那一班游击队大部分倒下去了，只有那位队长模样的人还顽强地抵抗着。



突然，从侧面飞来一颗子弹，穿过了他的胸膛，他高呼了一声，也倒下去了。

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


玉梅她们到了山底下，看见了牺牲的同志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含着泪站在尸体的面前。玉梅想，这一定与马家辉这家伙有关系。



这时，山头上的马家辉看见了她们，他惊奇地对匪军官说：「那不是李玉梅吗？」匪军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也高兴地跳起来。



玉梅她们看见山岩的两头窜出了两股白匪军来，立即钻进那个山壑子逃走了。匪军随后紧紧地追着。



枪声连连响起来。眼看敌人越来越近，她们拼命地从一个陡直的小山坡上滚了下去。



她们滚到山坡下，绕了几条山路，发现一个山洞，便急忙躲了进去。



不一会，白匪军追来了，他们没有发现那个山洞，只顾一股劲地向前冲去。



等到敌人去远了，玉梅她们才钻出洞来。夜里，又是风，又是雨，三个人合撑一把破伞，向东山赶路。



可是找了一天，找不到游击队。第二天，天晴了，三人讨论今后怎么行动。最后决定回八角坳继续工作，先成立个党小组，玉梅党龄最长，被选为小组长。



当天夜里，她们回到八角坳，白匪军已经走了。这天正是村上党员被屠杀后的第七天，群众都围在打谷场上，在尸体前面烧纸帛和银锭。



看到她们回来，打谷场上顿时骚动了。秀英爷爷、玉梅二姐等都过来问消息。她们大略说了说，玉梅抱起小妞回二姐家去了，秀英留惠珍到她爹家去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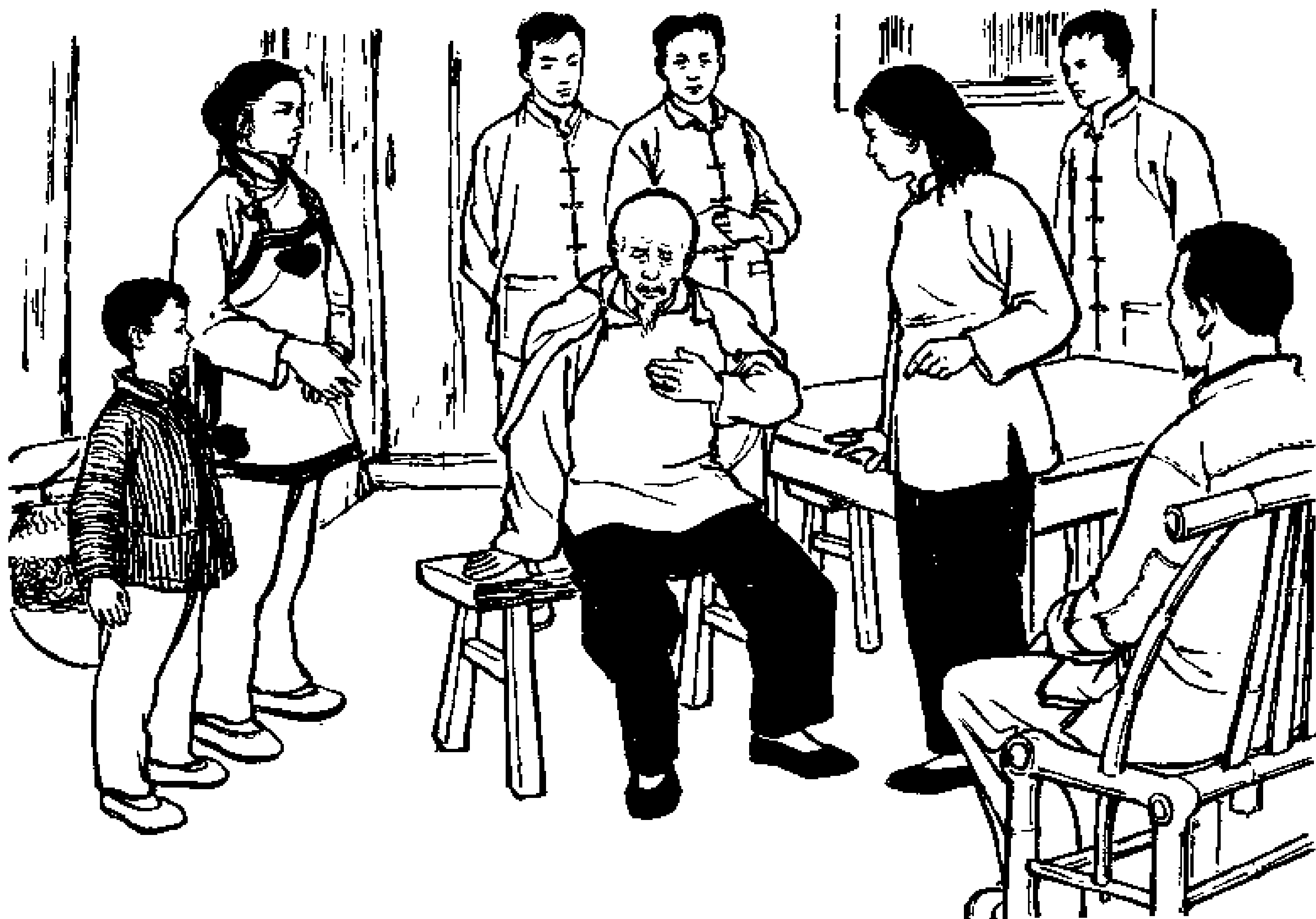
秀英她们回到家里，爷爷和一个老汉把秀英叫到里屋去，悄悄说：「村上有要紧的事向党请示，要找一个人的负责人。」



秀英听了爷爷的话，想了一下，就叫他们去找李玉梅。两个老汉就出门到玉梅家去。



他们见了玉梅，说：「玉梅同志……已经七天了，党员的尸体还挂着……只要党带着群众干，我们宁可让敌人把八角坳烧光，也一定要把尸体安葬……」



玉梅迟疑了一会，对大家说：『乡亲们，让我们商量商量好么？』爷爷说：『只要党管，我们什么牺牲都可以。』



玉梅、秀英、惠珍三个党员，就在野外偏僻的地方研究群众提出的问题。讨论再三，最后决定表决，三个人的手都举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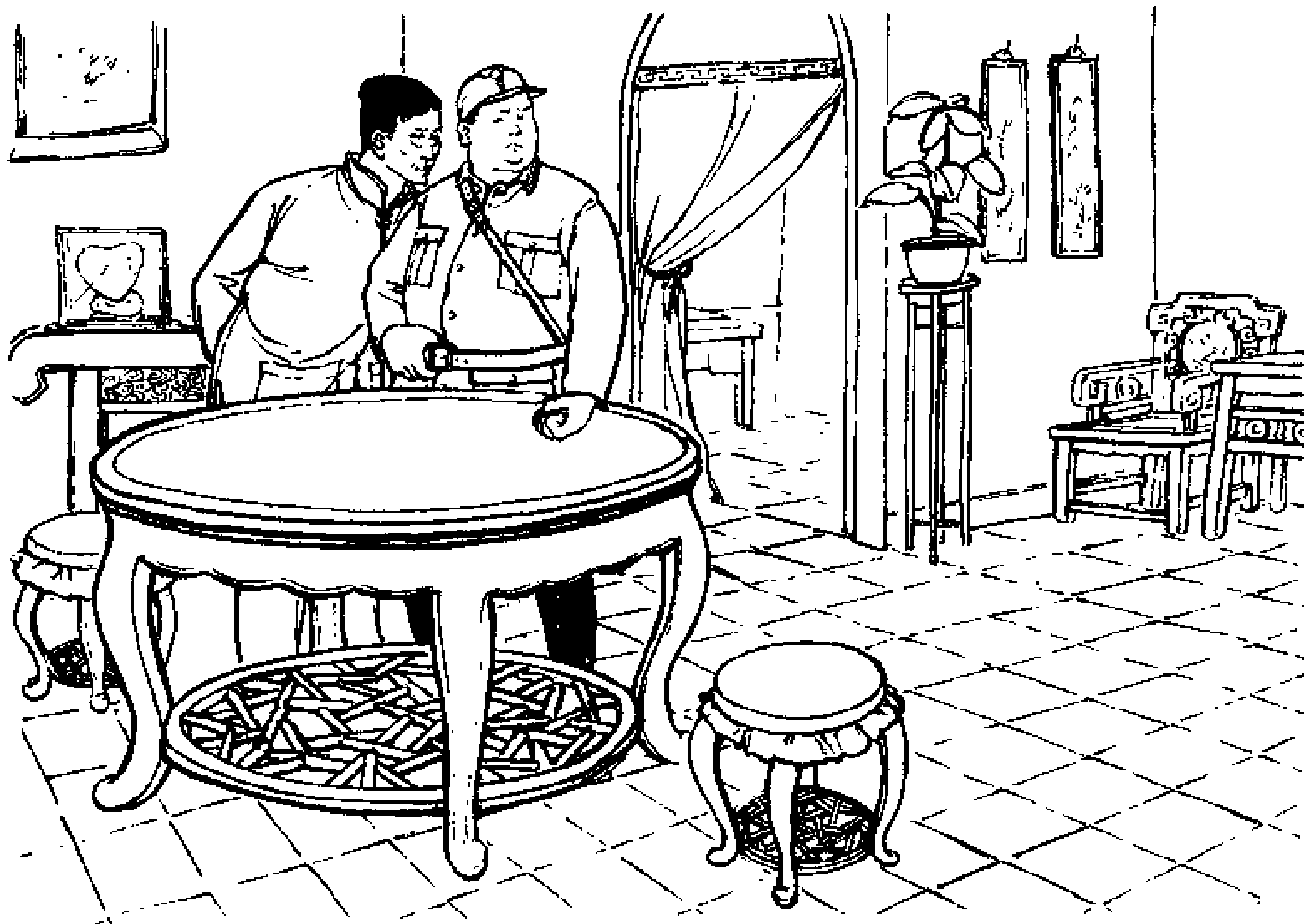


同志们，八角坳的群众要求安葬五个党员的尸体，同意的举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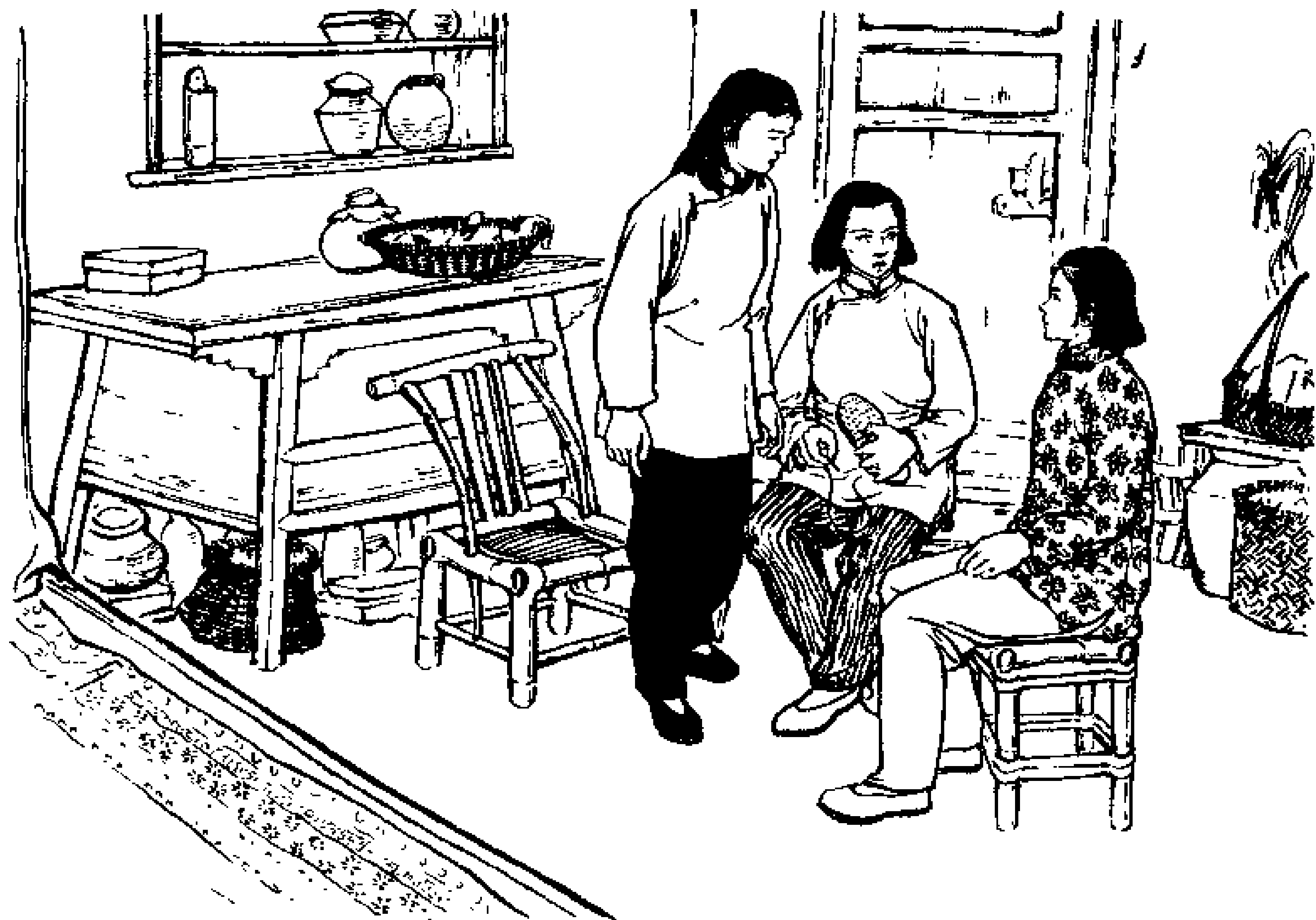
在暗淡的月光下，群众把烈士的尸体安葬了。



「老鼠眼」知道后，暴跳如雷，就马上去烧八角坳。
马家辉说：「暂时不要动手，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文章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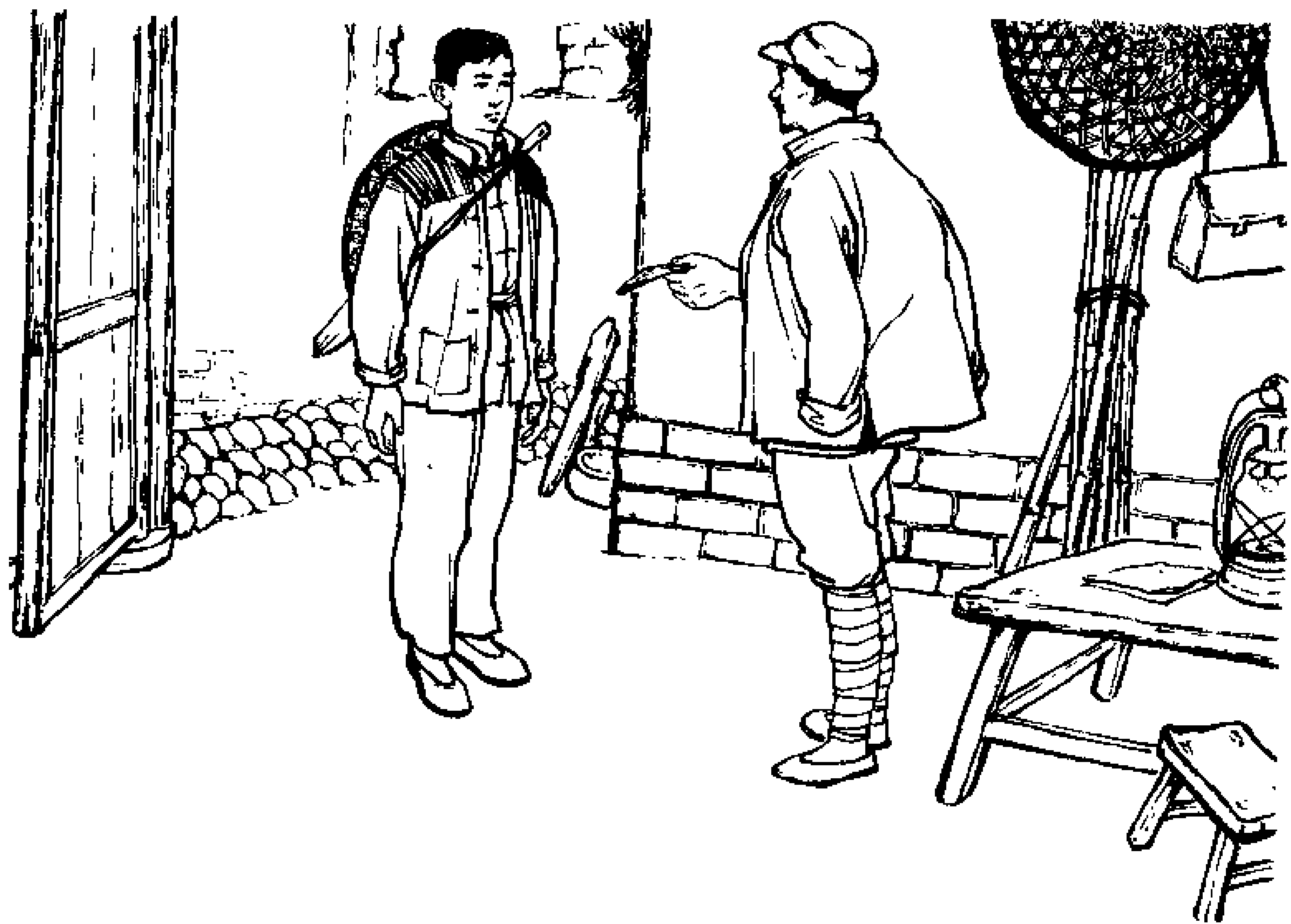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天，在玉梅住的小屋里，党小组正在开会研究工作。最后决定派秀英再去东山，一定要找到魏政委，捎回党的指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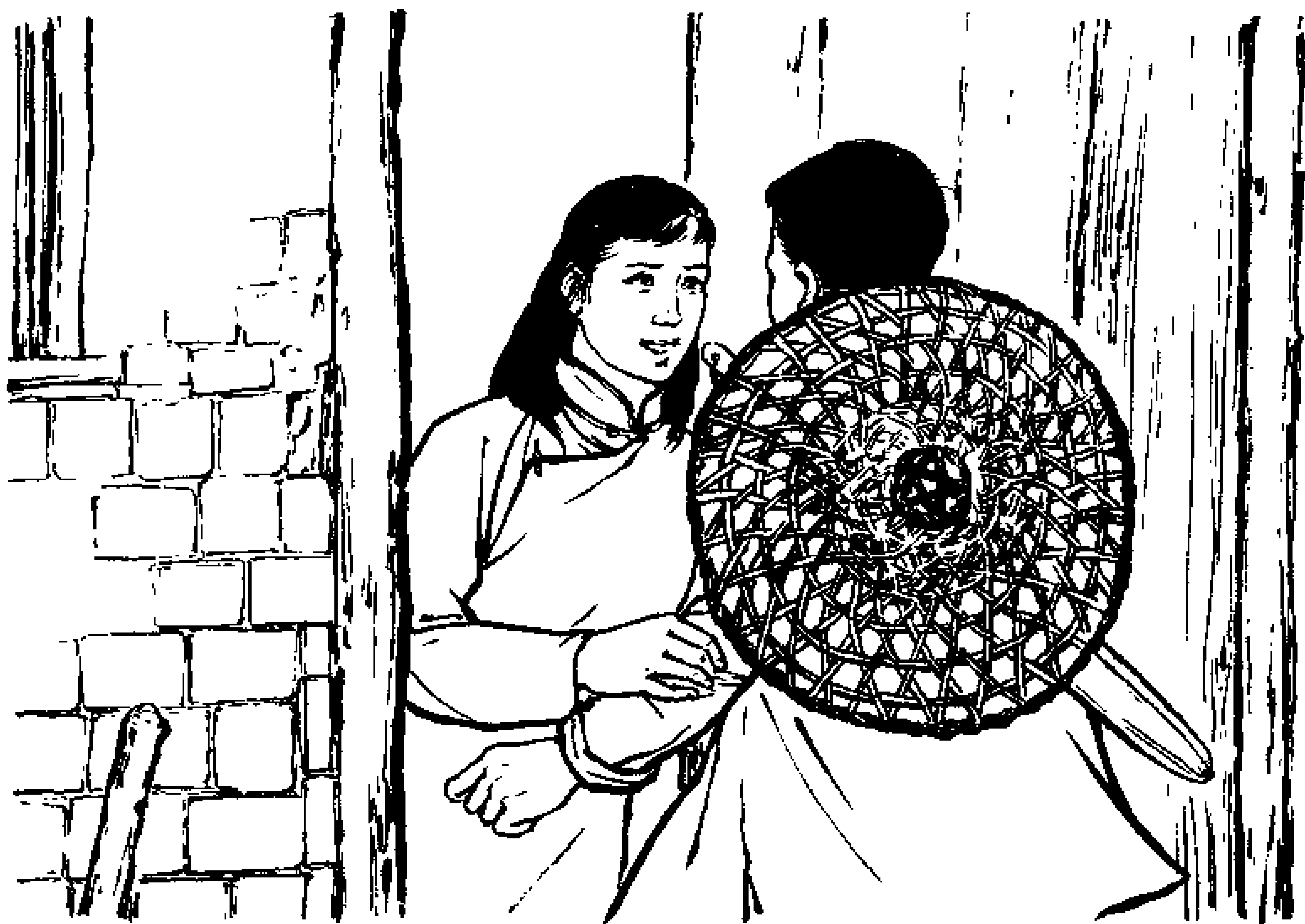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东王庄事情发生后，魏政委就觉得马家辉有问题。他派小程下山侦查，得到证实，许多党员被出卖了，听说只有桃花乡的李玉梅死里逃了生。



魏政委沉痛地思考了一会，写了一封信，交给小程，叫他去找玉梅，取得联系。



小程在各村探问了几天，才打听到一点线索。这天晚上，就摸到玉梅二姐家里，轻轻敲门。玉梅开门一看，见是小程，喜得说不出话来。



玉梅一把把他拉进屋里，关上们，兴奋地握住他的手，说：「我们把党盼得眼都穿了！白天刚决定让秀英去找，想不到晚上你就来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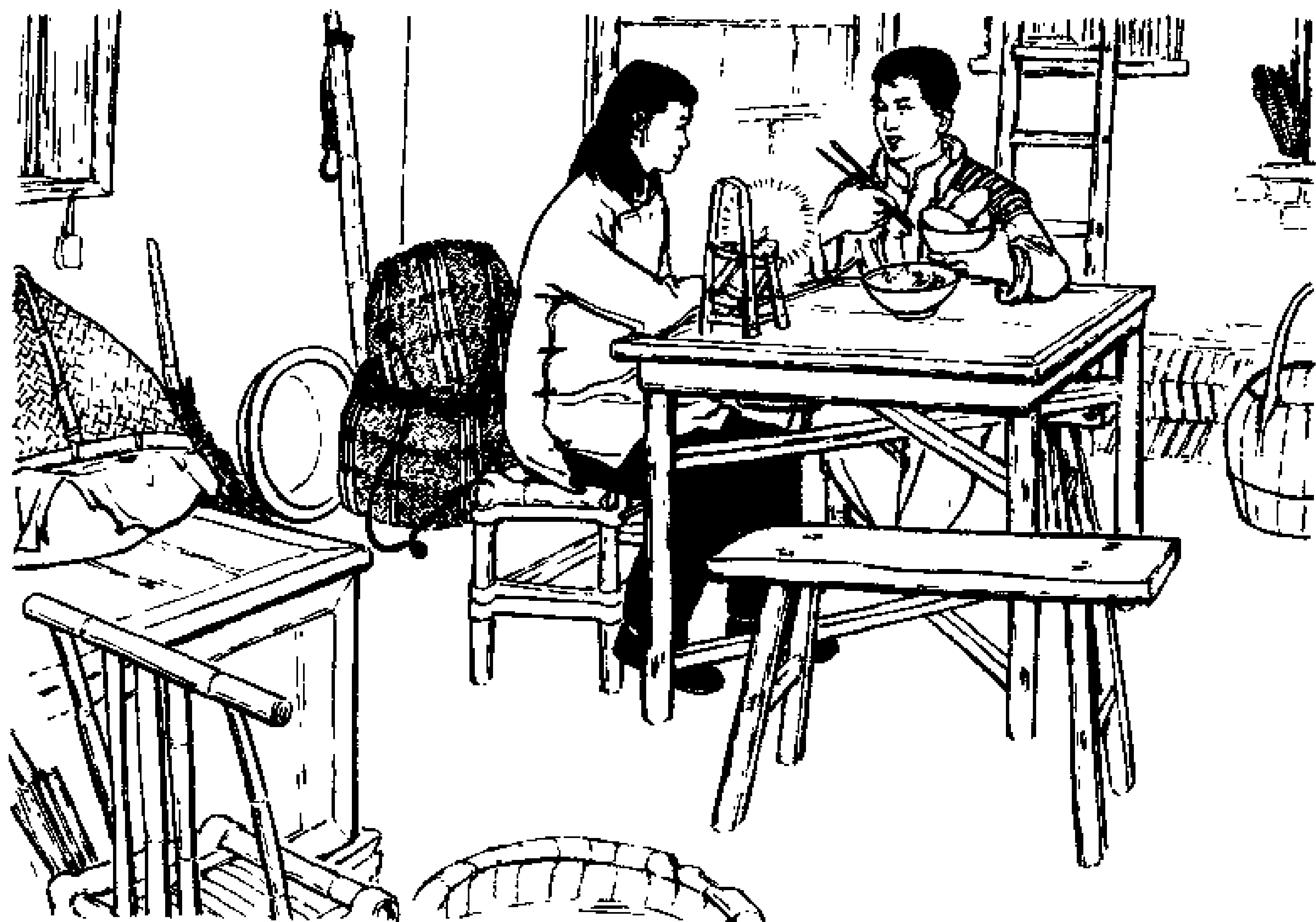
小程拿出魏政委的信。玉梅读着，眼眶里滚出泪珠，对小程说：「整整四个月，跟党断了关系，真不是滋味呀！」她把这里的情形都告诉了小程。



玉梅同志：

从红军撤走以
后，党组织遭到严
重破坏，现派程步
远同志下来联系，
以便恢复整顿各村
党的组织。 魏

玉梅拿出红薯和腌酸菜。小程说：「山上已有几个月没有尝到盐味，同志们连山都快爬不动了，最好给弄些盐去。」玉梅说：「好，我们一定想办法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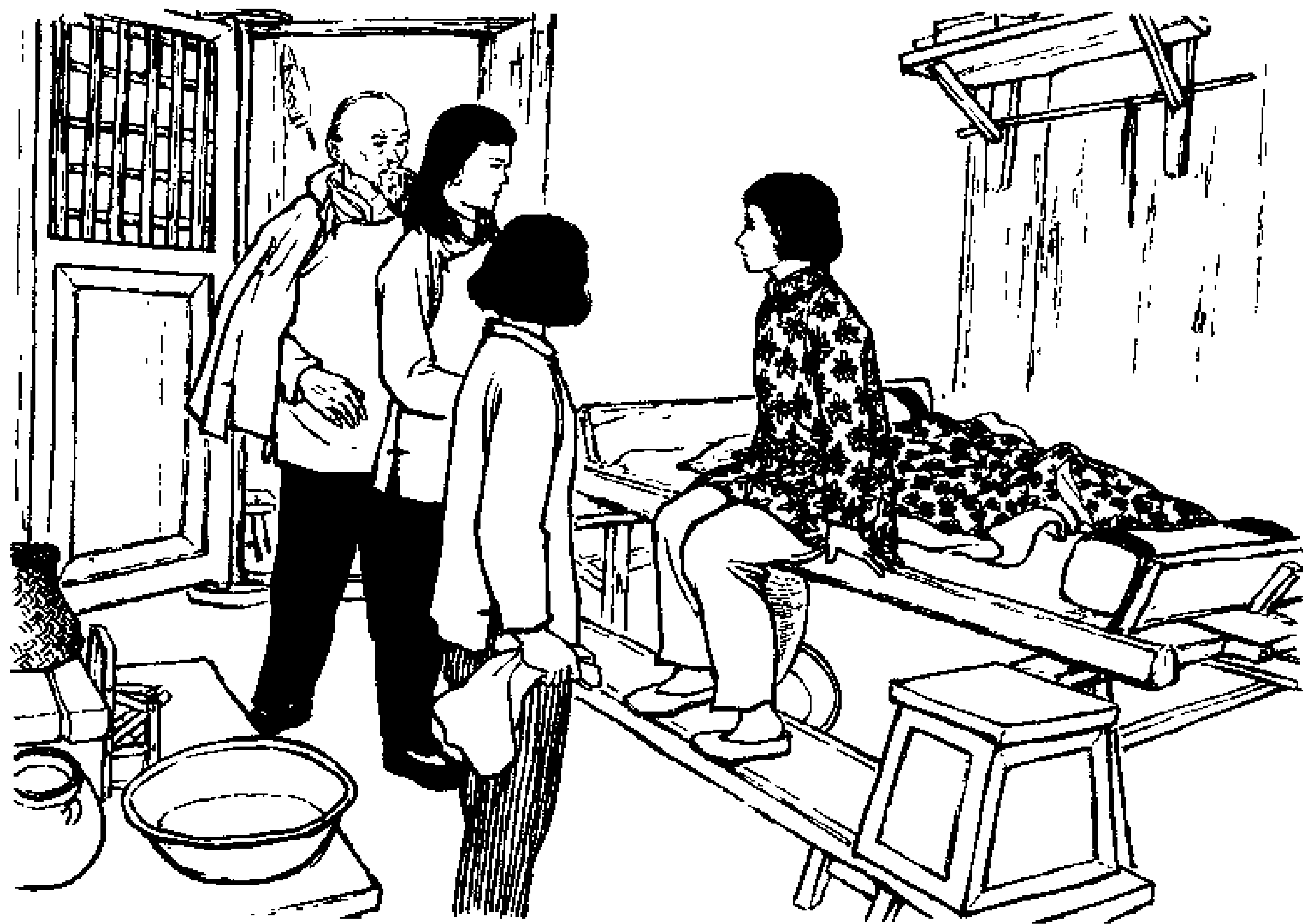
天蒙蒙亮，小程要走了。玉梅把雨伞交给他，轻轻地开了门。小程对她说：『我今天晚上来拿了盐就回山，把你们党小组的活动都汇报给魏政委。』



小程去后，玉梅奔到秀英家里，叫起了秀英和惠珍。她对她们说：『秀英，不用上东山了，小程来过！』大家一听，高兴得几乎跳起来。



玉梅又把山上缺盐的事说了一遍。她们就找了布袋，分头到老乡家里去。



玉梅来到一个妇女家里，刚说了游击队缺盐的事，土
生气喘吁吁奔来说，街上来了两个面生人，鬼鬼祟祟的
不像好人，那妇女忙叫玉梅进里屋去避一避。



这两个人，一个是马家辉，一个是匪军官，他们便衣打扮，从街东头过来，两双眼睛不住向四面滴溜溜打转。



马家辉看到前面走着
一个青年媳妇，感到面熟，
就暗
暗尾随着她。



原来那人就是秀英。她走进玉梅家里，轻轻唤了声「玉梅」。这声音恰被马家辉听见了。



「马家辉冲进屋子，把秀英手里的布袋抢下，厉声说：『玉梅在哪里？快说！』」



秀英怔了一怔，立刻飞奔到门边，把大门关住，插上
门闩，尖声大喊：「爷爷！爷爷！快来抓马家辉啊！」



玉梅、惠珍、秀英爷爷和许多村里人听到秀英的喊声，都吃了一惊，立刻带上扁担，向玉梅家赶来。



那匪军官在门外望风，看看形势不妙，叫了声：『马家辉，快走！』自己先往村外溜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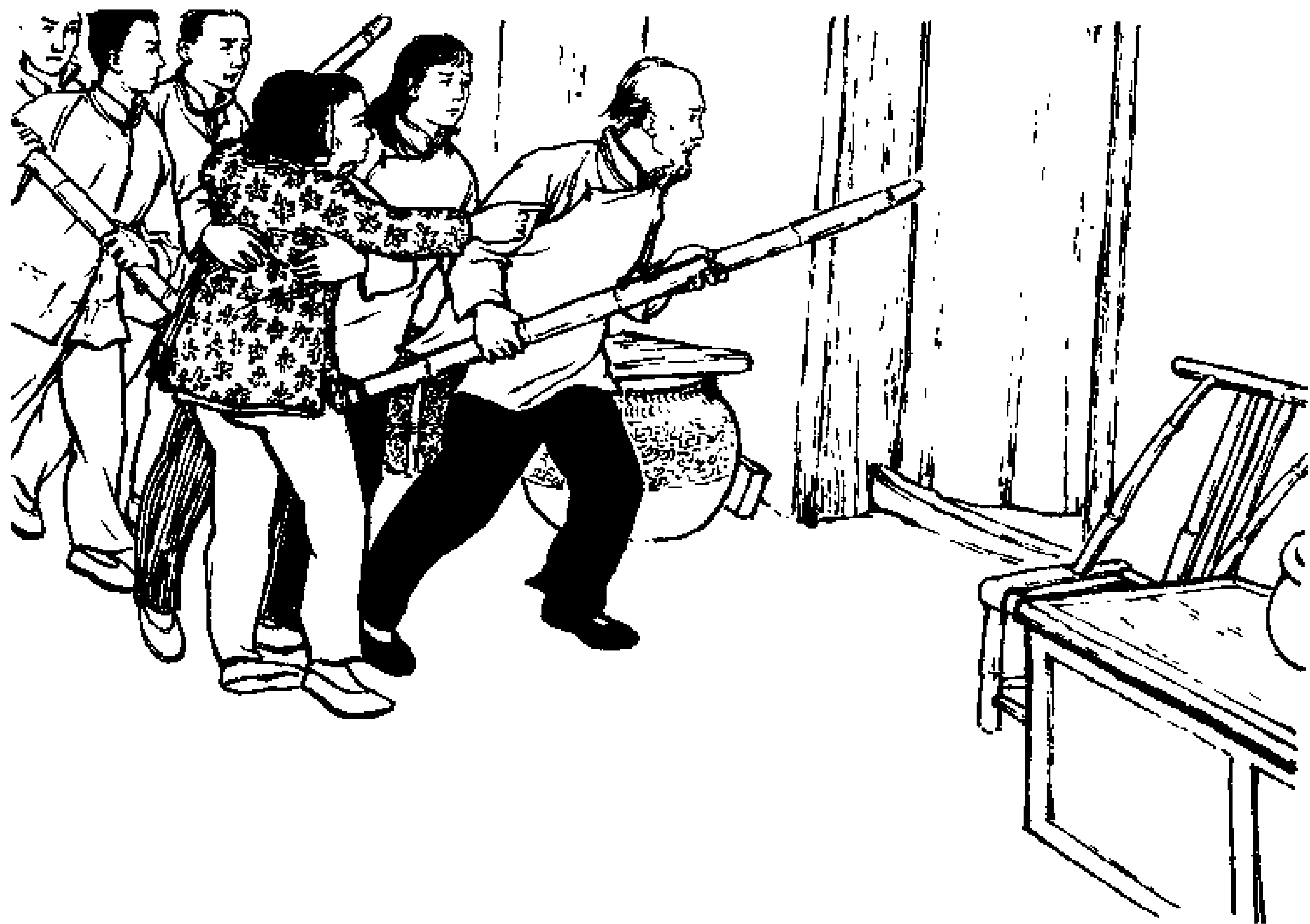
马家辉很惊慌，他想夺门逃走，但是秀英死死地护住门，走不出去。他刚拔出手枪，玉梅他们已赶到了，不断地敲着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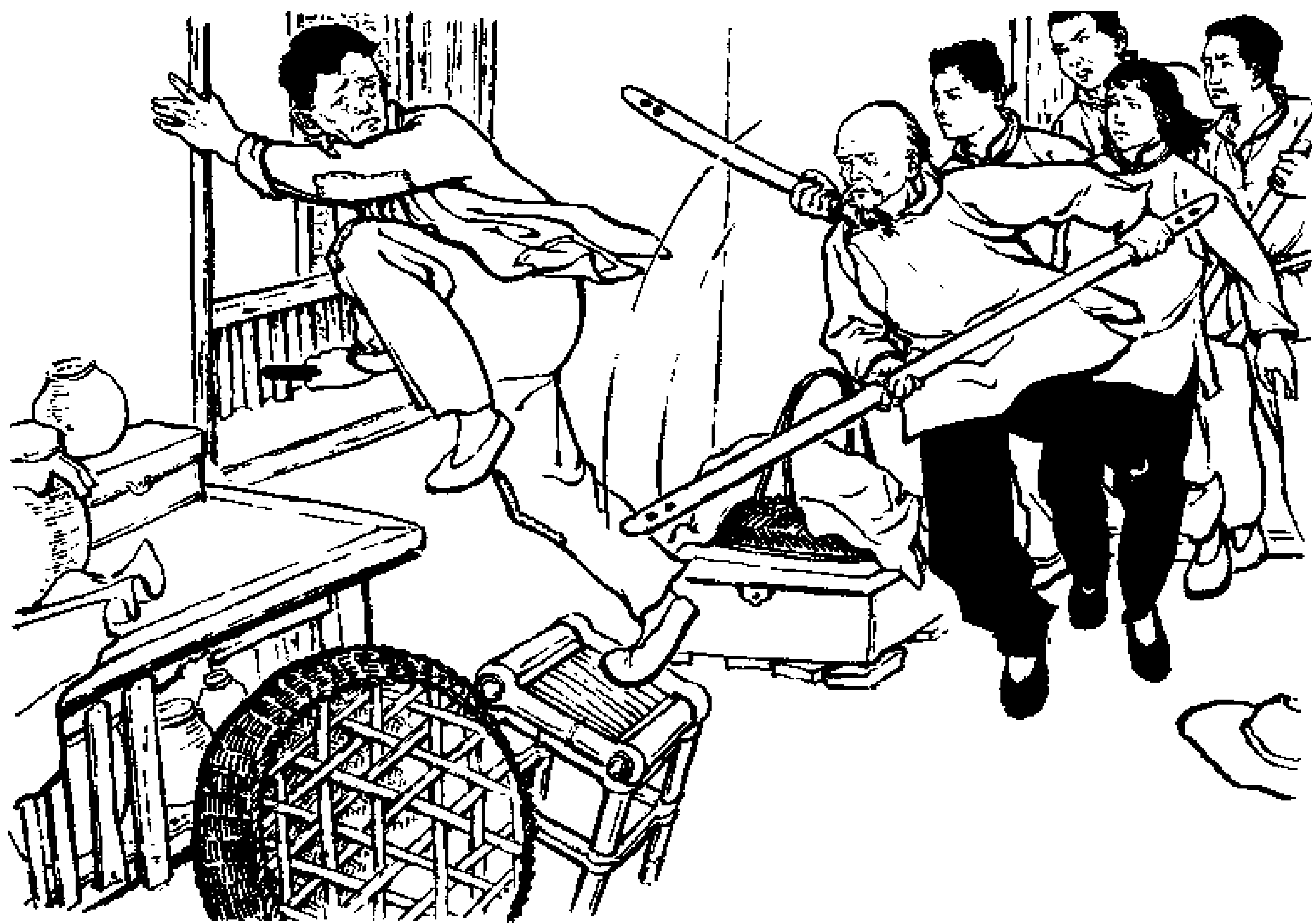
秀英想伸手开门，马家辉朝她开了一枪，就奔向东边那间小屋去。



秀英左胸受了伤，她挣扎着开了门。人们一拥而进。秀英用手指指东屋，玉梅他们就急忙冲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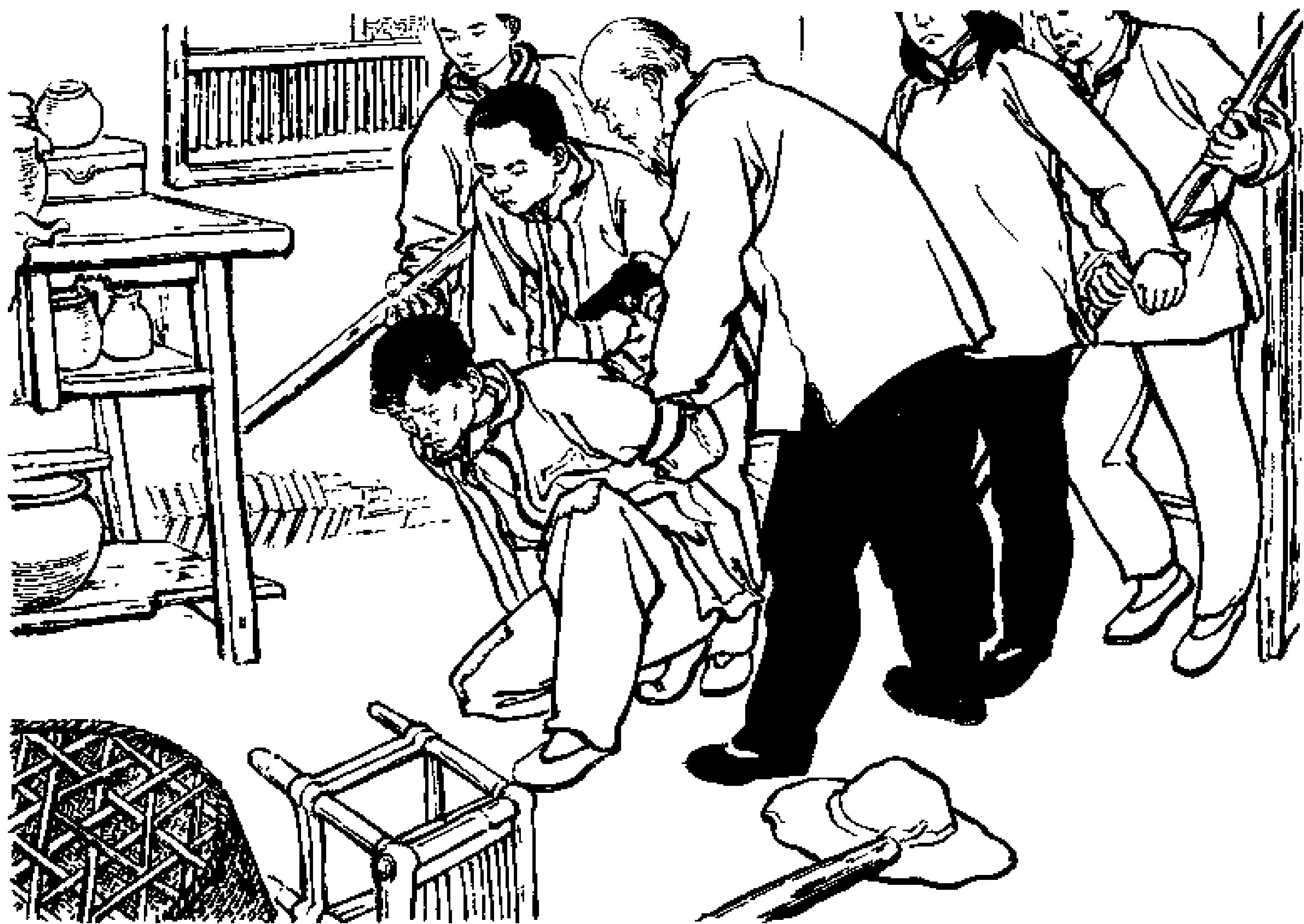
马家辉正想跳窗逃走，老爷爷上去就是一扁担。



人们扑上去把他绑了。大家主张：给这个叛徒绑上块大石头，扔到河里去。玉梅思索了一下，毅然地说：『干吧！』



马家辉扑地跪下来，哀求饶命。秀英爷爷咬牙切齿地说：「还饶你？你害了多少人啦！」大家一齐动手，把马家辉带了出去。



处置了马家辉回来，秀英呻吟着说：「开枪前，我听见有人在门外叫他。」玉梅一听，料想他有同党，今晚敌人一定还要来，就具体作了布置。



玉梅他们把秀英藏在村外一个古坟里。秀英咬紧牙关呻吟着。玉梅抱着小姐陪在旁边，不断地安慰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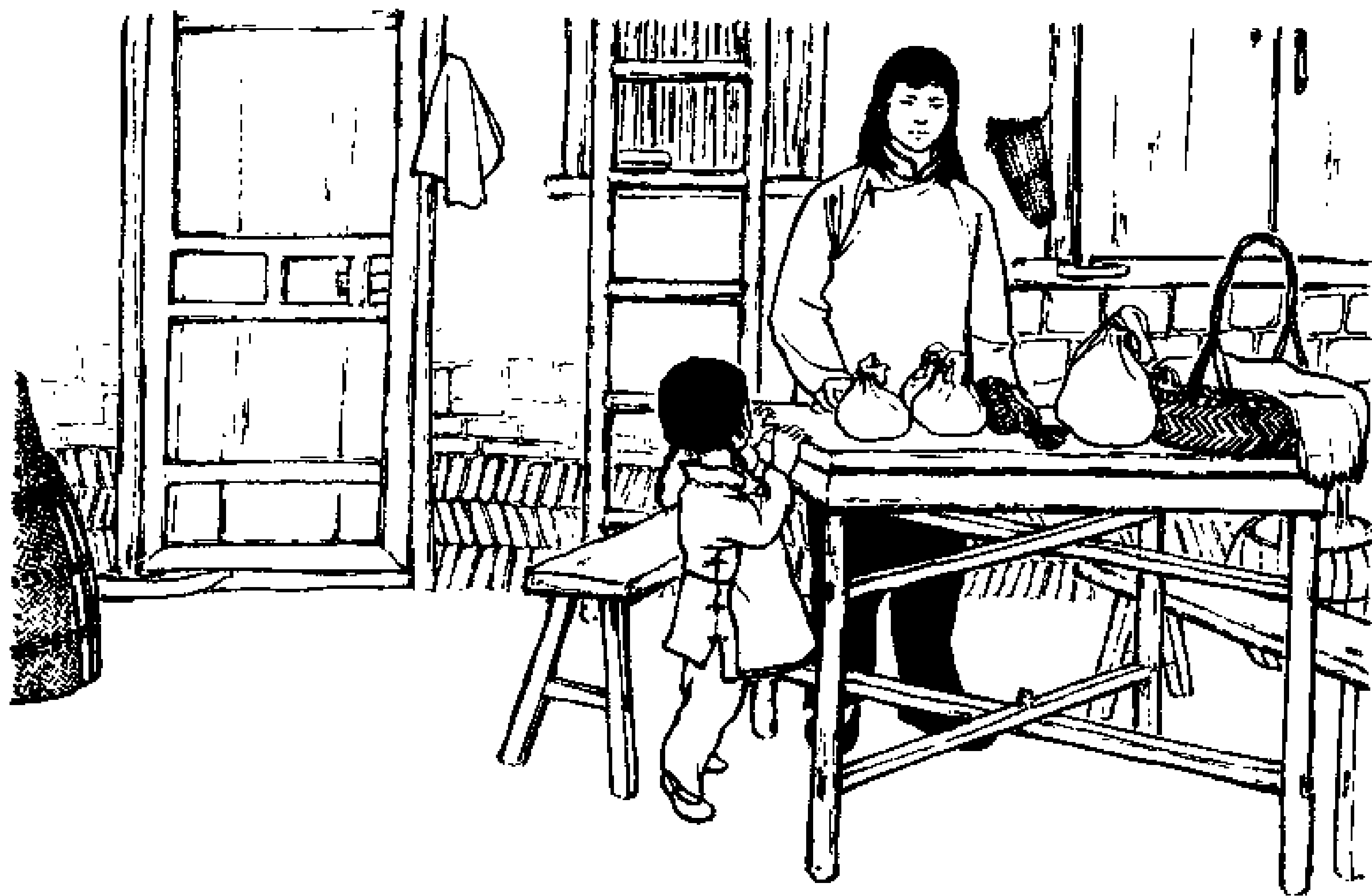
惠珍也来了。她告诉玉梅，收的盐总共不到三斤。玉梅想，只有这一点，怎么行呢？她决定晚上进村，再去动员一下。



到天黑时，玉梅叫惠珍陪着秀英，自己带着小妞，朝村里走去。



她走进二姐屋里，就看见桌子上摆了好多袋盐，知道是老乡们偷偷拿来的，心里很感动，想：我们有群众支持，胜利一定会到来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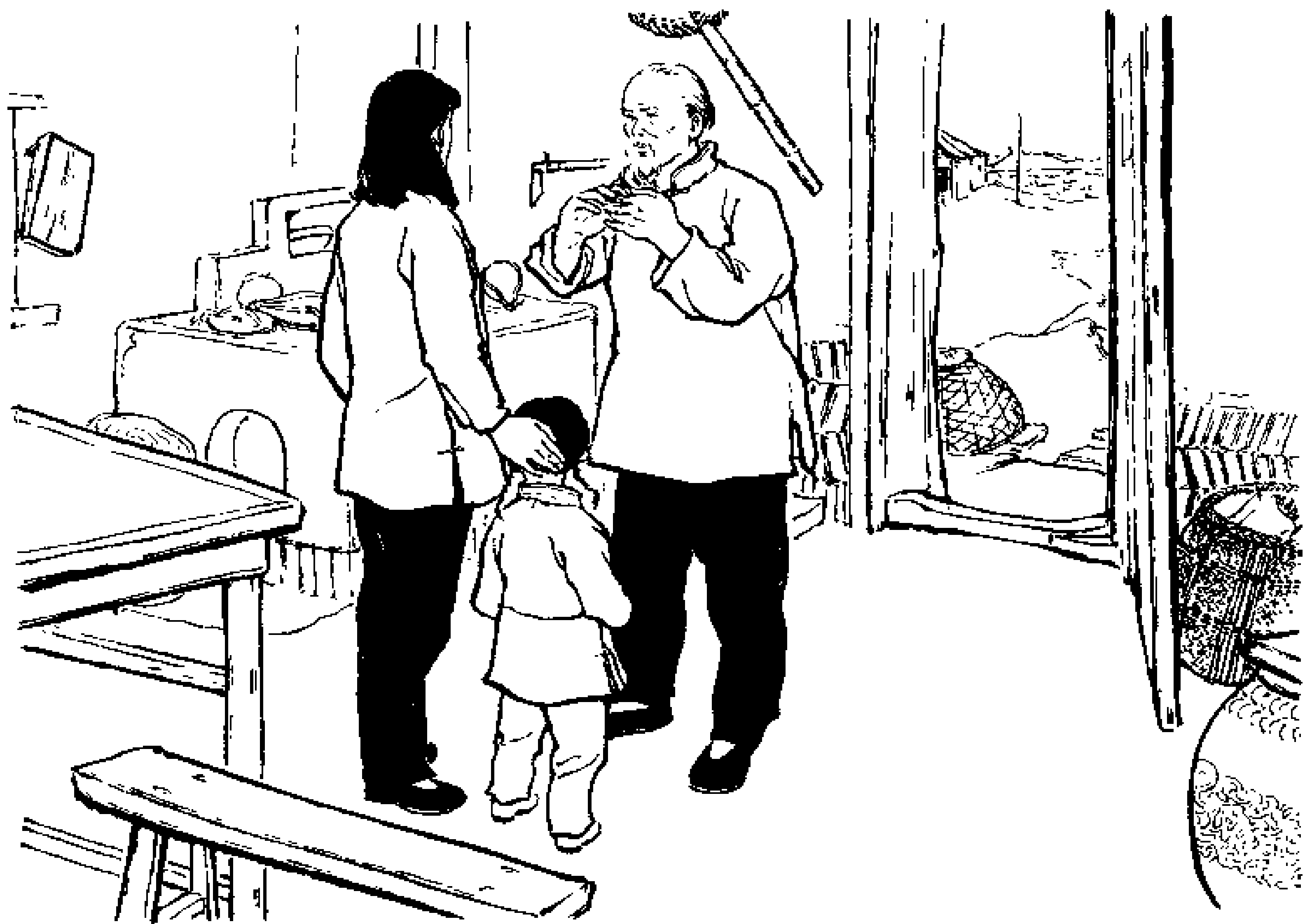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叫小妞帮她张开袋口，把小袋里的盐倒入大袋，又把大袋扎好，只等小程来拿。



她走上阁楼，从墙洞里取出自己的党证和那两块银洋，放到袋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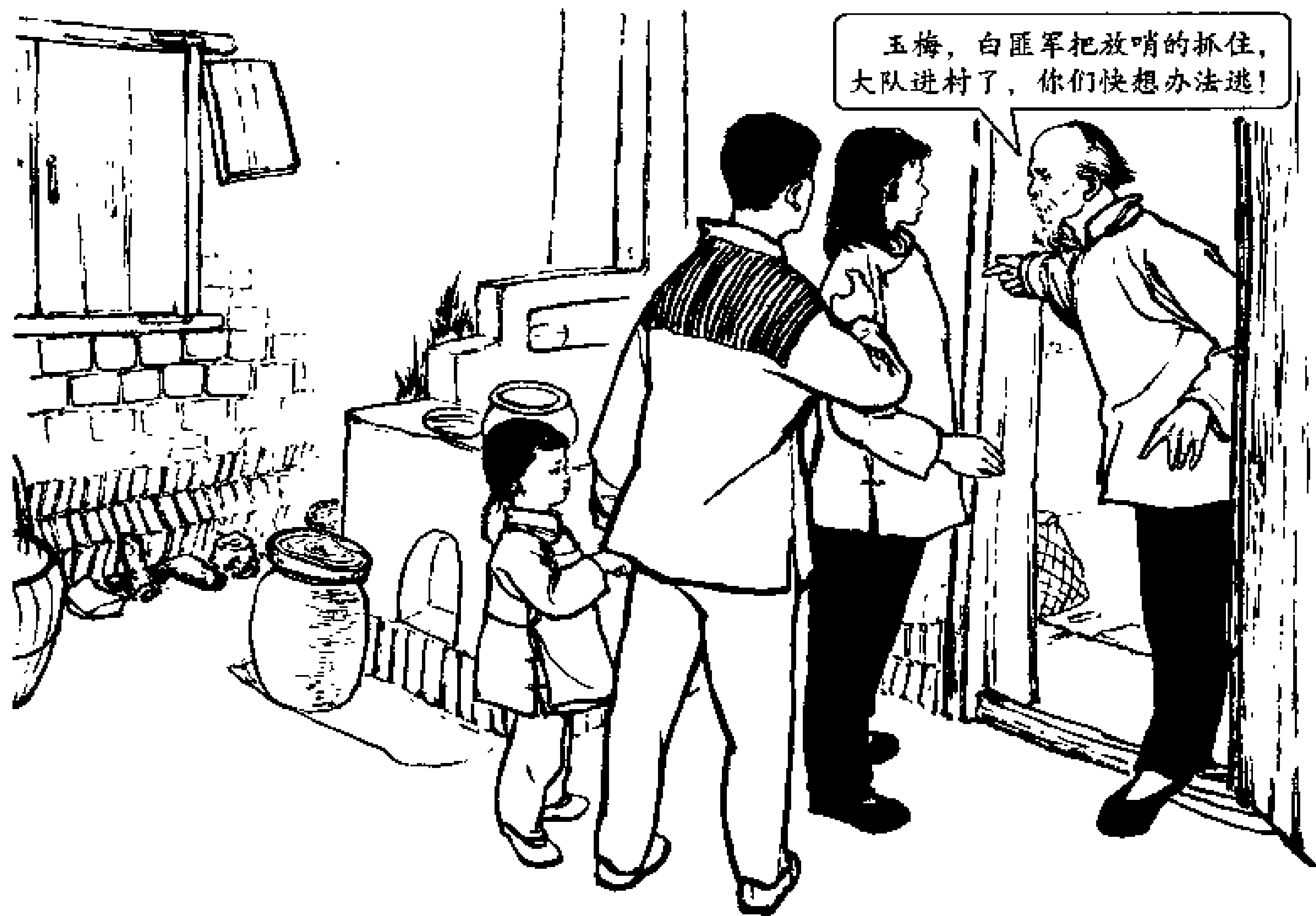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秀英爷爷来了，他告诉玉梅：有十七个人自愿上东山去参加游击队。玉梅说：『好，等小程来，连夜就走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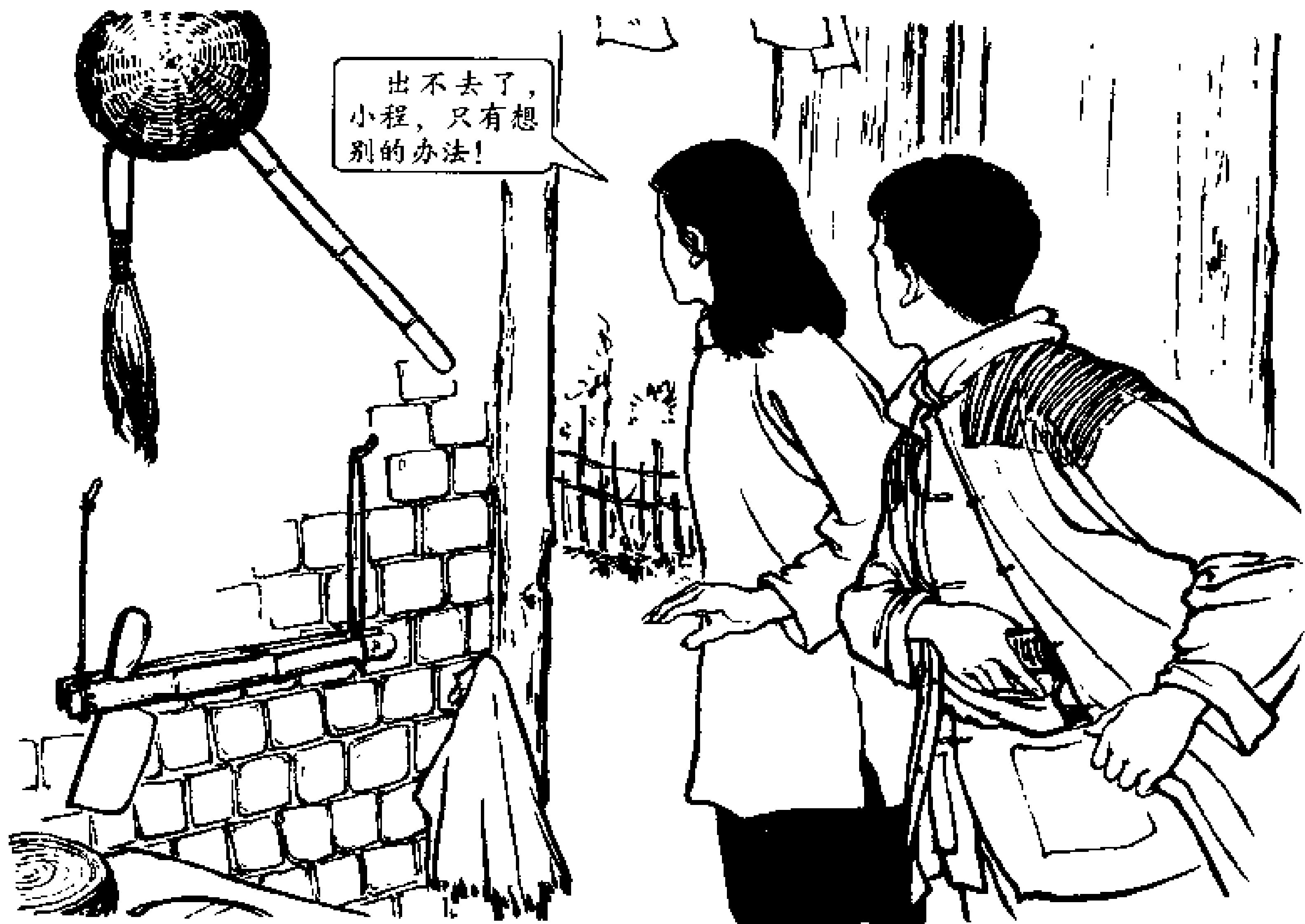
隔了不久，小程来了。爷爷忙着出去招呼上山的人，玉梅把村里出的事告诉了小程。



正说着，远处传来一阵急急的狗叫声，接着爷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了个信，就朝西边跑去。



玉梅朝街上一望，只见街两头已挤满了白匪军。小程猛地掏出枪来要冲出去，被玉梅一把拦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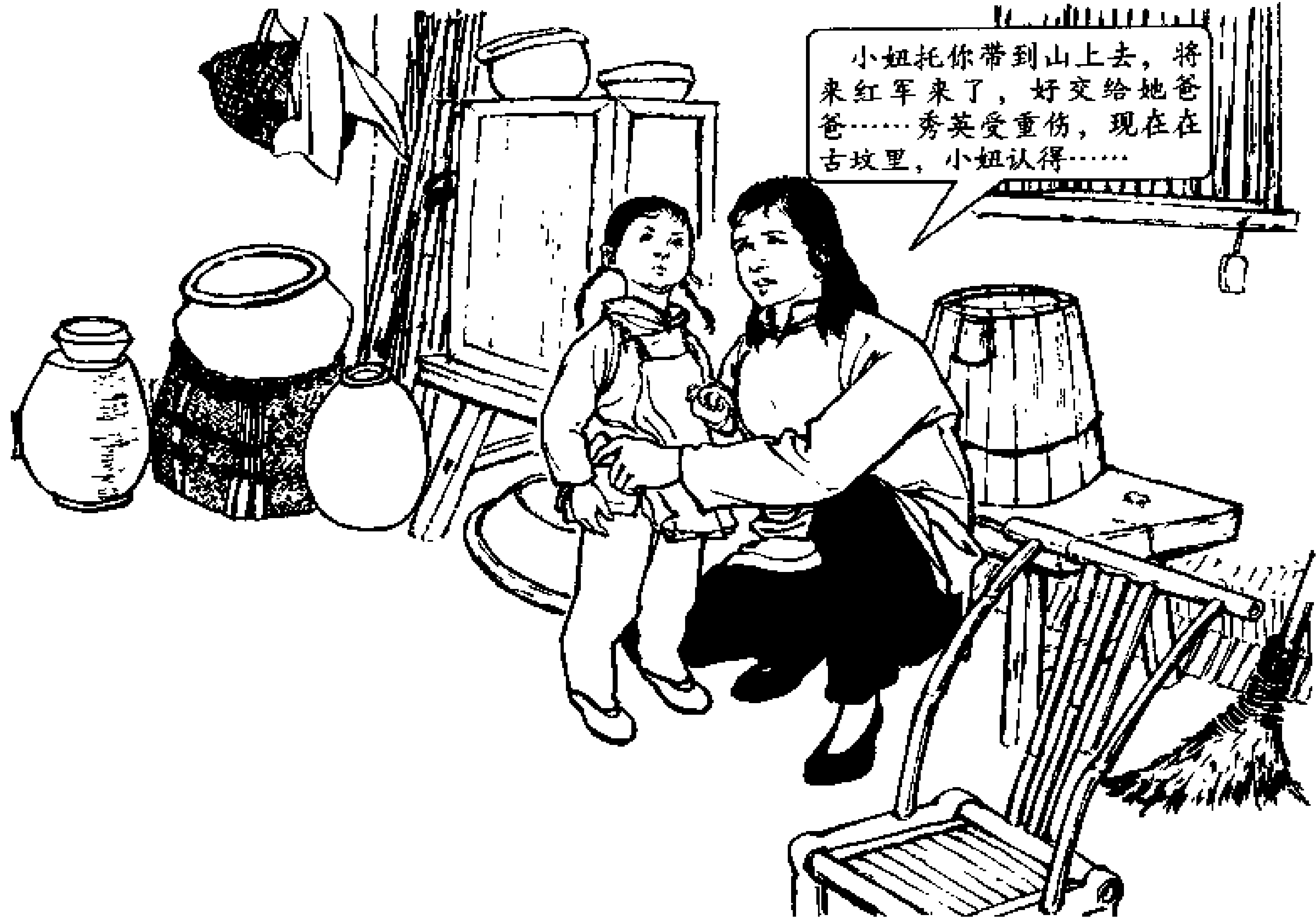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叫小程藏到阁楼上，小程不肯，要让玉梅和小妞藏。玉梅很严肃地说：「小程同志！按地下工作的纪律，你要听我管！」



玉梅硬把小程拉上阁楼，扯起一卷破席片把他盖住，轻轻说：「下边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不许你动！」说完，她就把木梯抽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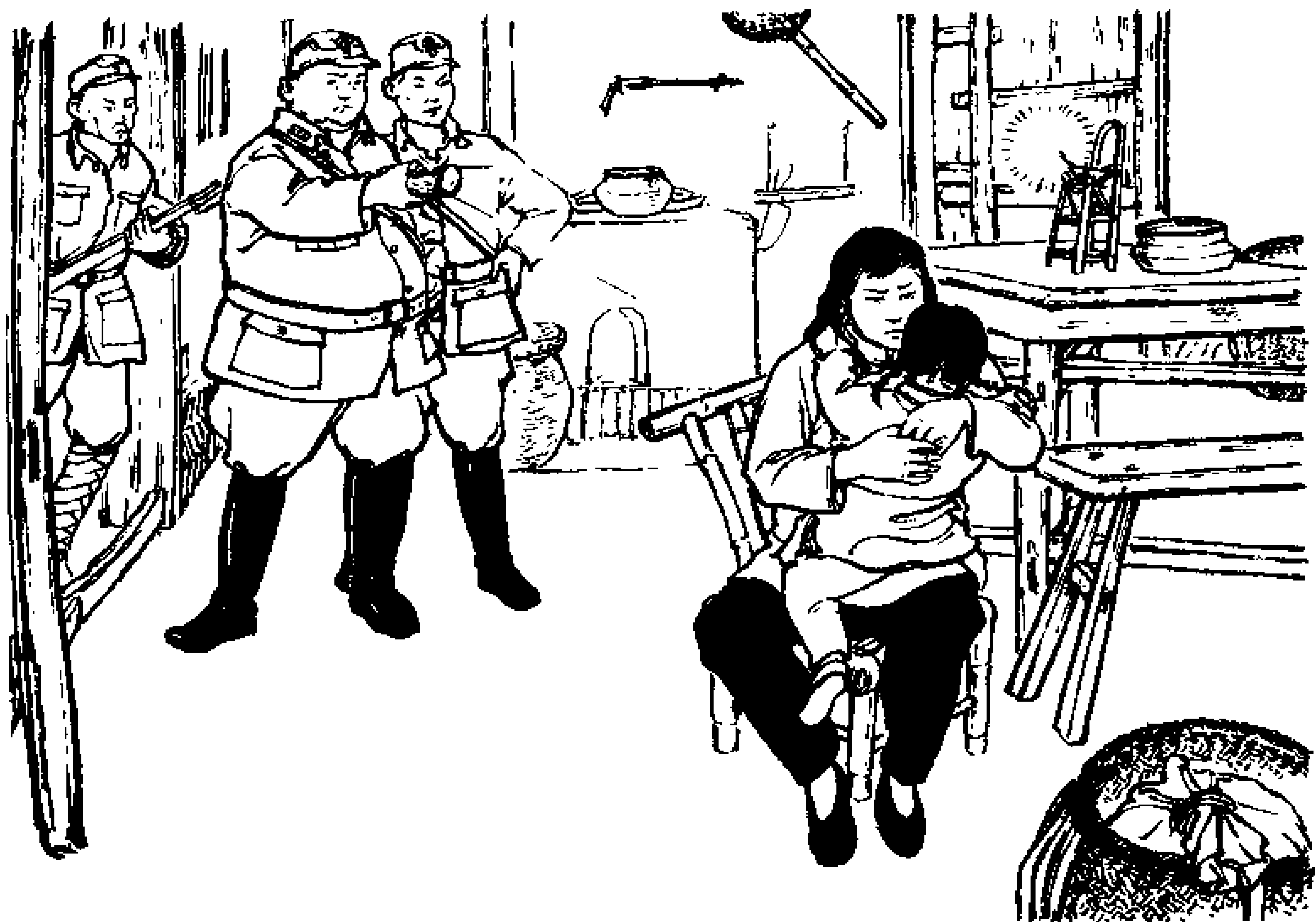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吹熄了茶油灯，又对小程交代了几句话，一边把党证和两块银洋放在小姐的口袋里。



这时，街上有不少群众被捕了，「老鼠眼」摇晃着肥胖的身躯，跟在匪军官后面，朝玉梅住屋走来。



「哗啦」一声，大门被撞开了。「老鼠眼」手里的手电光闪进来，在玉梅脸上晃动。匪军官说：「她就是李玉梅，一点不错。」



了？』「老鼠眼」问：『你在等谁？』马家辉弄到哪里去了？』玉梅没有回答。『老鼠眼』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。小妞惊叫起来，玉梅只是愤懑地望着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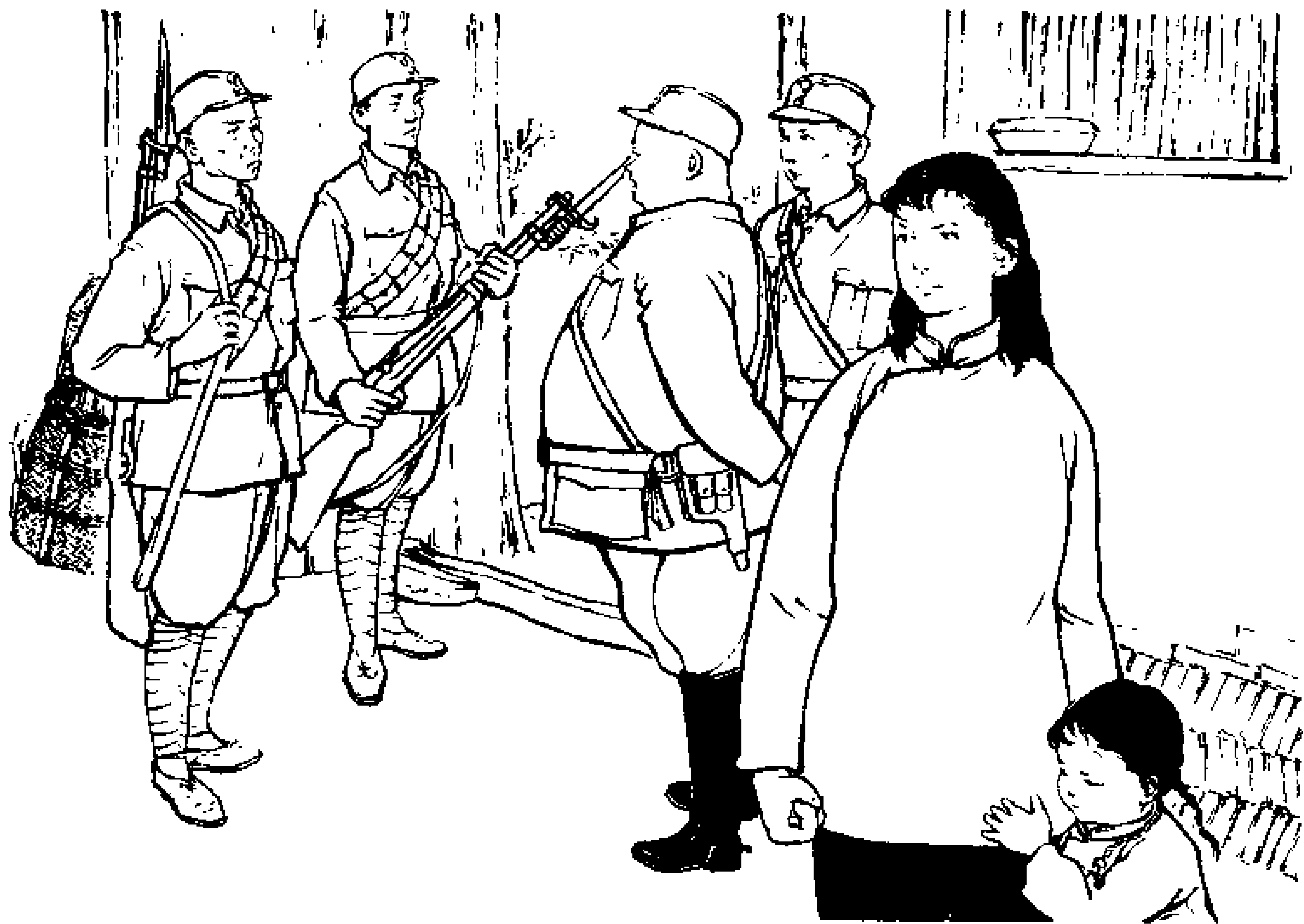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把小妞放在凳子上，挺身说：「你问马家辉？他被我们绑在村东奶奶庙里，预备送给游击队！」「老鼠眼——」一听，就叫匪军快去搜查。



「老鼠眼」一抬头，看见上面的阁楼，就问玉梅：「上面藏着什么？」玉梅满不在乎地说：「你自己上去看！」



『老鼠眼』的眼睛转了几转，大声吩咐：『拿梯子来！上阁楼，搜！』



两个匪军拿木梯去了，玉梅突然朝大门口跑去，匪军慌忙抓住了她。小妞扑到妈妈身边大哭起来。



阁楼上的小程这时耐不住了，他举起盒子枪来，身子一动，身上的破席片发出了窸窣的声响。



玉梅察觉了，就朝着女儿大声说：「小妞，不要哭！要听妈妈的话。听见没有？要听妈妈的话！」这是讲给小程听的，「妈妈」，指的是党呀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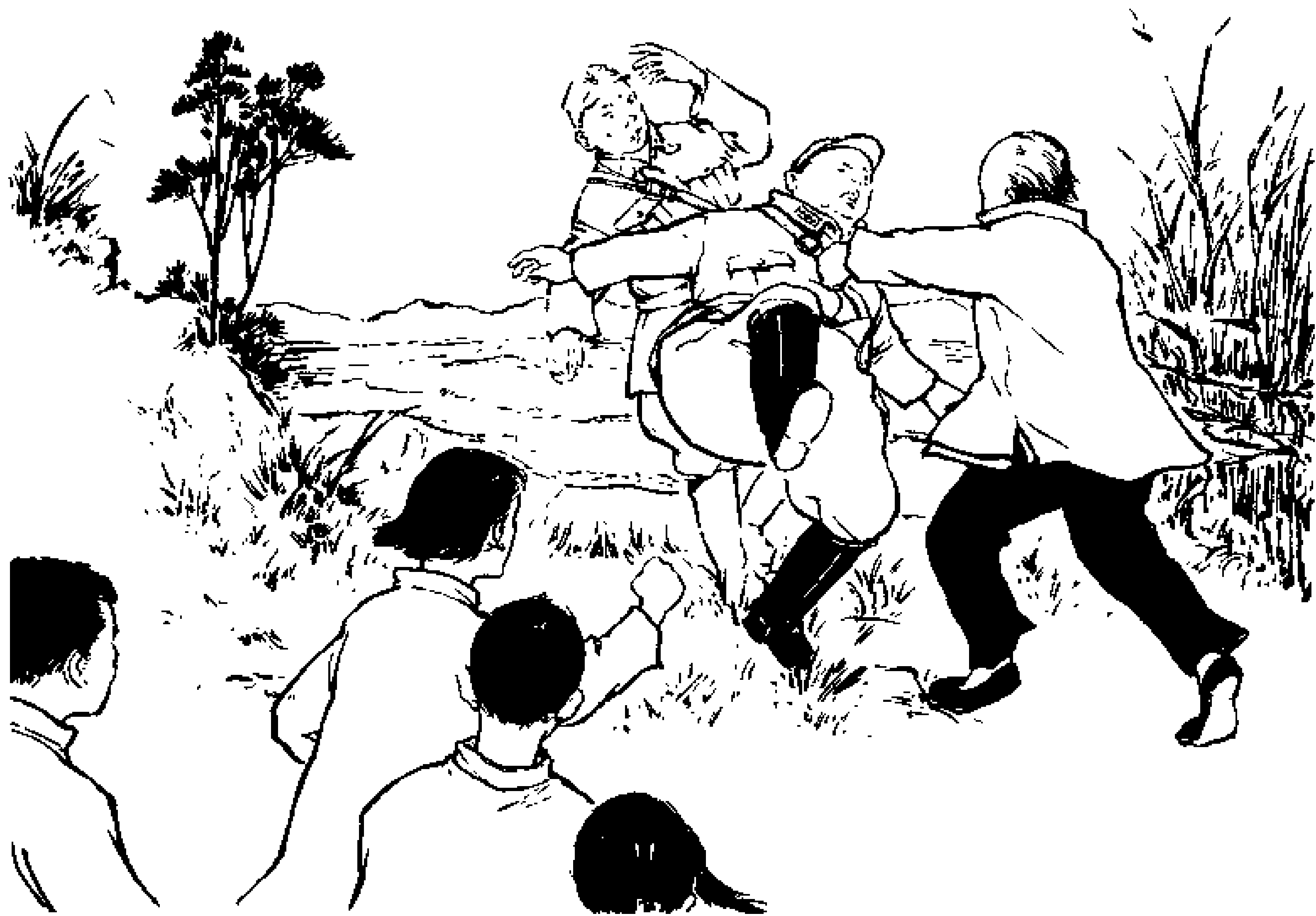
她听见阁楼没有动静了，突然挣脱了匪军的手，飞快地向村外奔。



「老鼠眼」和匪军官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。一群白匪押了十几个乡亲过来，拦住了玉梅的去路。



这时，秀英爷爷突然从人群中冲出，扑向『老鼠眼』。



被捕的人乘机逃散。白匪军慌了手脚，不断地开枪射击。有几个人牺牲了，玉梅、秀英爷爷重新落进了敌人的魔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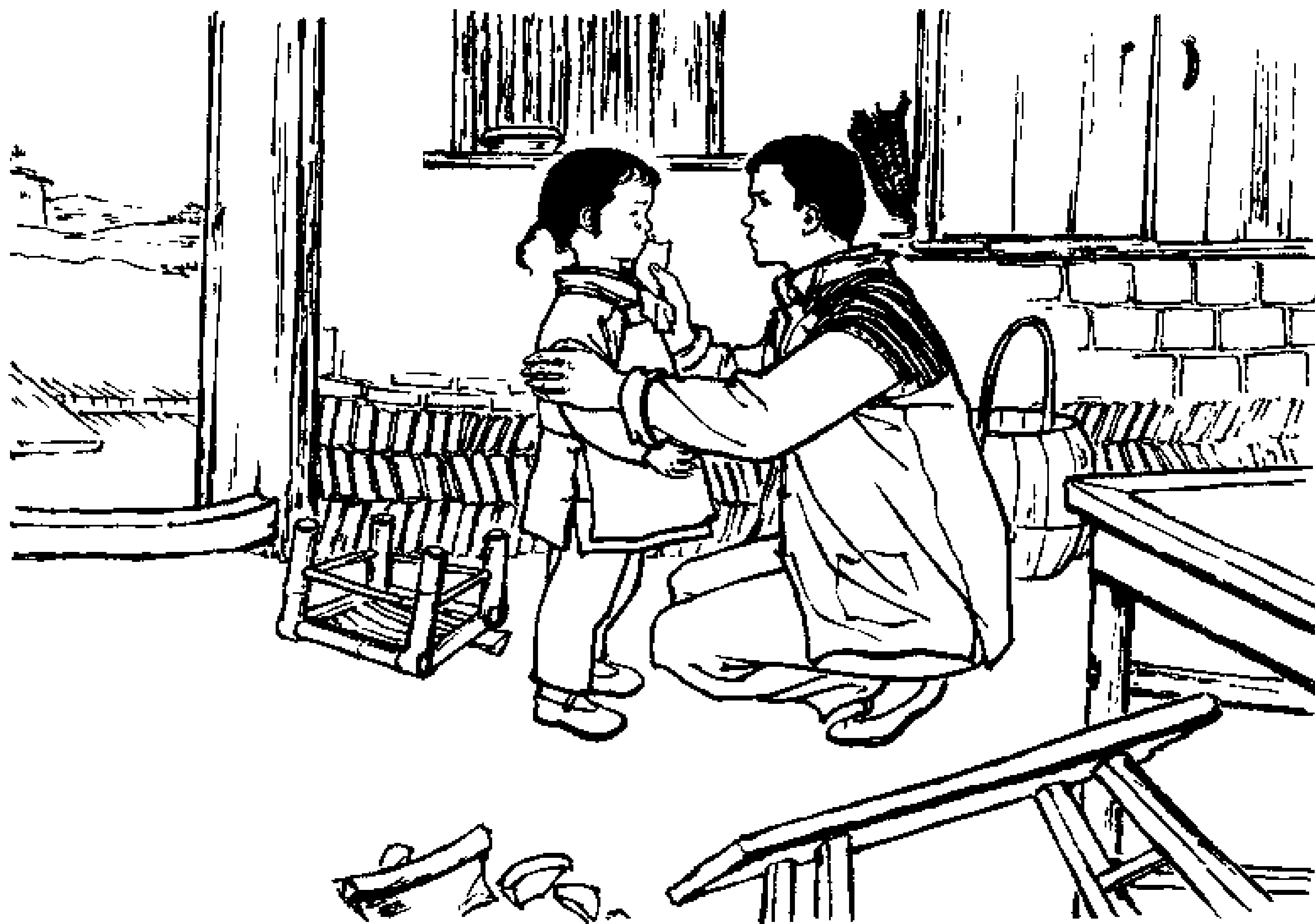
玉梅、秀英爷爷，还有五六个老乡都被捆绑起来。一个匪军来向『老鼠眼』报告：『村东没有奶奶庙！』『老鼠眼』狂叫着：『把村子烧光！』



村子里冒起熊熊的火光。玉梅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火焰，心里在想：总有一天会讨回这笔血债的！



外面没动静了，小程跳下阁楼。小妞哭着叫妈妈。小程说：『别哭，叔叔带你去找。』



走。小程拿起盐袋，抱起小姐，走出后门，抄小路往庄外



他出了庄，找惠珍、秀英藏身的那座古坟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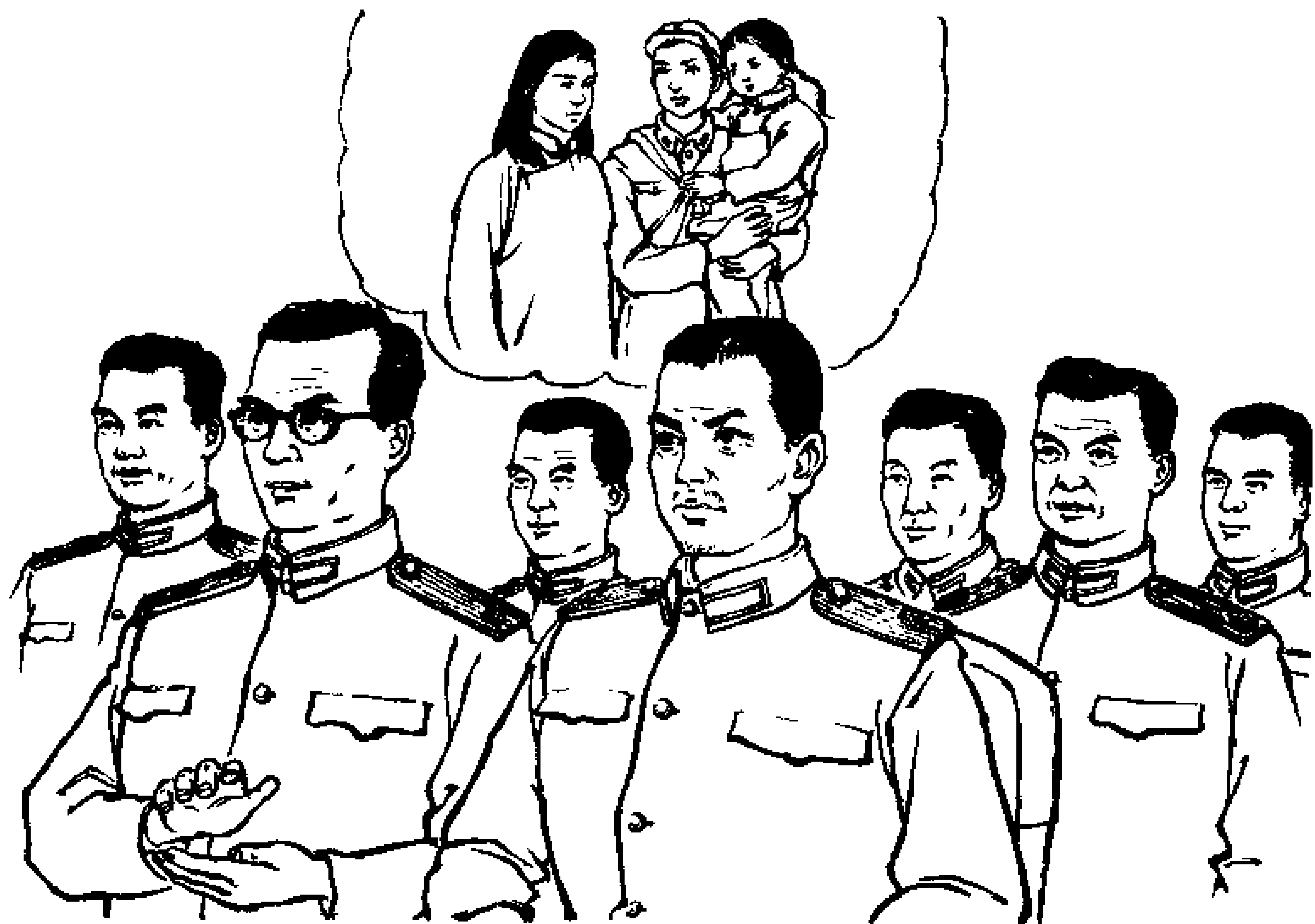
小程会合了秀英和惠珍，走上山道。他们看见山底下的村庄冲起黑烟，不禁都含着满眶的泪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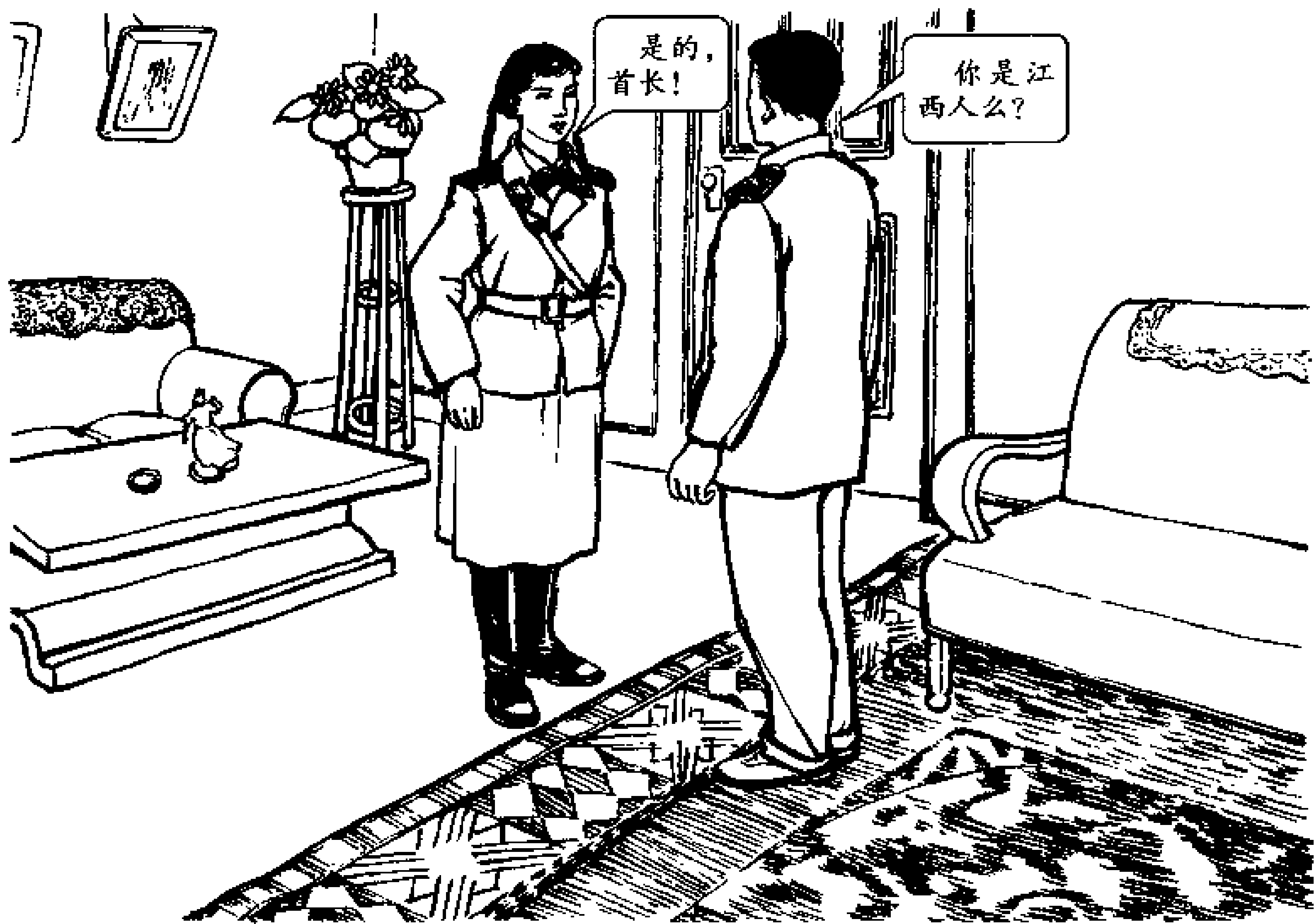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终于从苦难走到胜利，二十二年以后，全国解放了。那时卢明已担任部队的政治委员。他观看了一次文艺汇演，台上正唱着兴国山歌。



这山歌卢明感到特别亲切，他注视着台上演员，觉得很像从前的爱人玉梅。他不禁回忆起二十二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一幕。



等到演出完了，卢明忍不住走进后台休息室。女演员已经换了装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更清楚地看见她的脸庞，竟和玉梅一模一样。卢明不禁呆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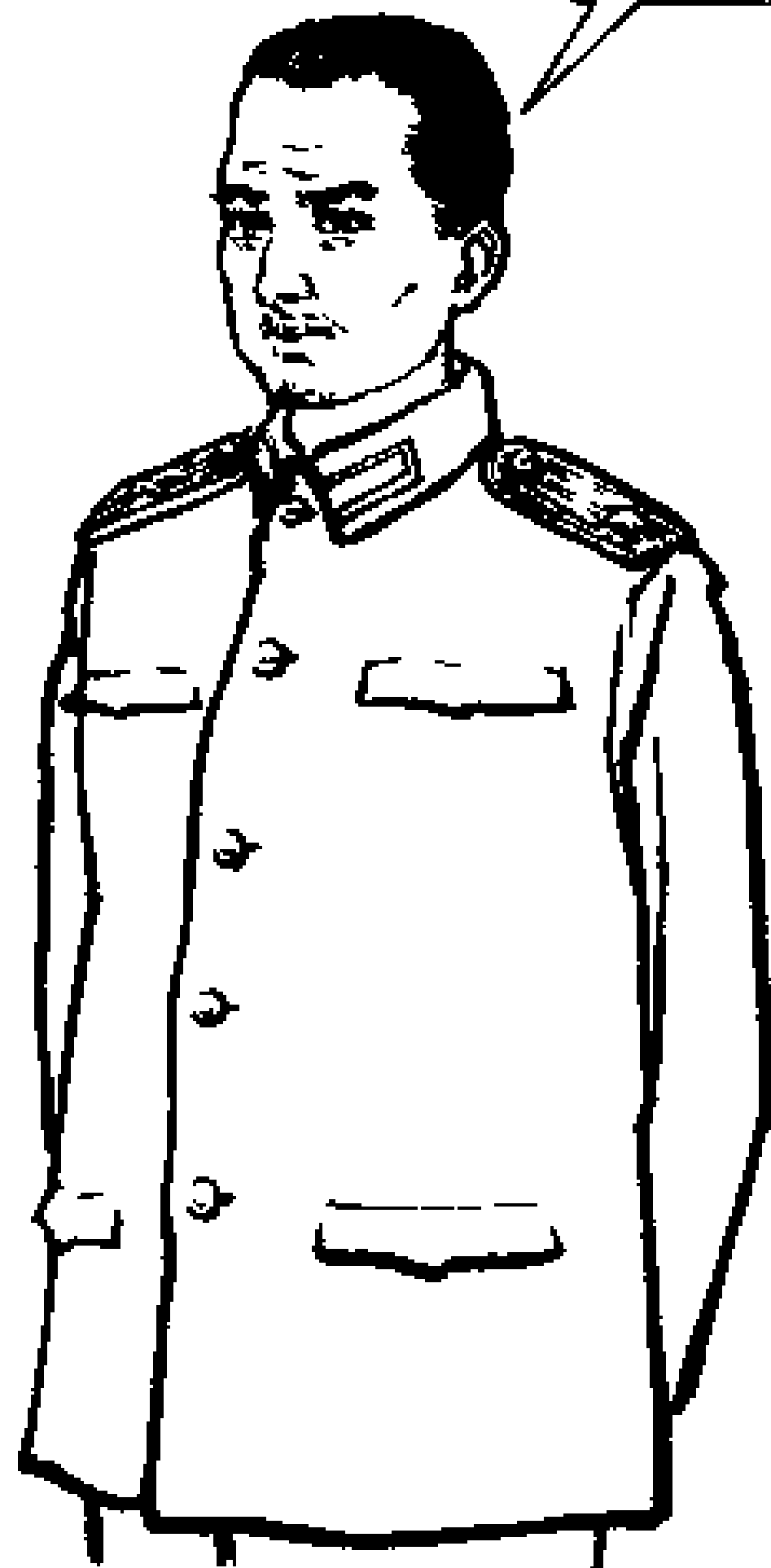


卢明又进一步问：「你是兴国县的？」那个演员有礼貌地回答：「不，首长，我是瑞金的！」她对这将军的激动，感到奇怪起来。

怎么啦？首长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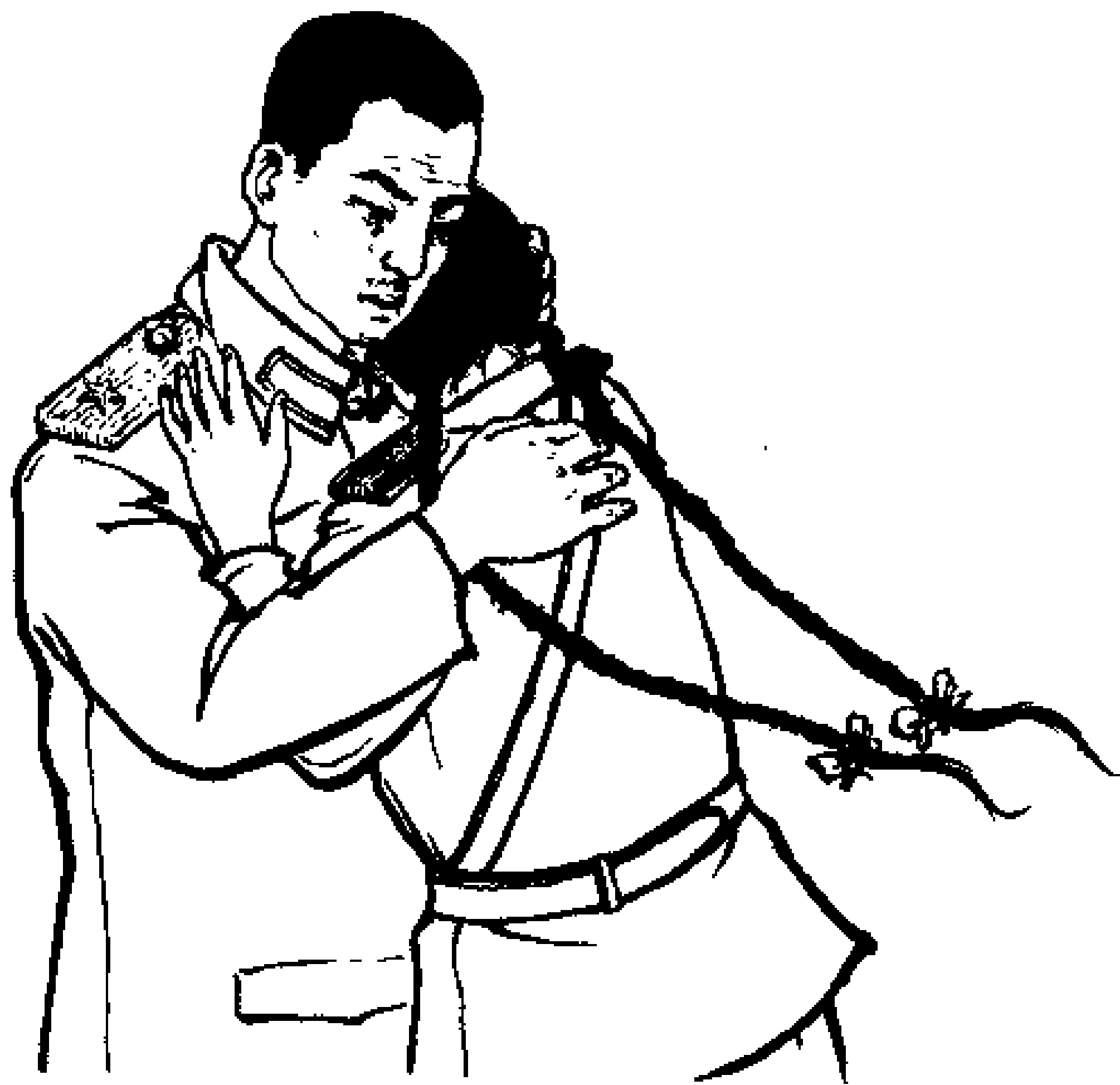
哦，天底下真有这样相像的！



卢明说明自己也是瑞金人。女演员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，问：「认不认得我爸爸？」她把名字一说出来，卢明忽地从眼眶里流出了热泪。



卢明喊了一声：「小妞……」那个女演员愣了一下，然后明白过来。她突然冲了上去，高声喊着「爸爸」，用力抱住了卢明。



女儿一边流泪，一边从妈妈的牺牲说起，说到她这多年来的情况。



最后，她从怀里取出一个布包，交给爸爸。卢明一打开，里面是玉梅的一张党证和两块银洋。他的眼泪顿时簌簌地流着，把布包都打湿了。



卢明拿着那张党证，一眼不眨地注视着，好半天，然后感慨地说：「二十二年了，我们流了多少血呀！」



[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]

书名 = 党的女儿

作者 =

页数 = 1 4 5

S S 号 = 0

出版日期 =

V s s 号 = 8 7 9 0 6 6 2 6